



整頓頭

論語集註

一

□ 12
3201
3



門 口 12
3201
3

論語序義及各書目之義編者之說說並見下
宋嘉朱子履歷見大學序後今不載于此也
集註曰諸家說故曰集註
韻會集奏入切廣韻聚也
文所聚也
諸廣有疏也
曰解也
風俗通義記物曰註也
通作注
大學家引云
論語註曰集註者亦謙辭也
述而不作之意也
序序字之義見大學序也
史記世家

史記漢太史司馬遷所作也
有十一本紀十表八書
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
孔子世家見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第十七也
△大全庠民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為本紀
有國統者為世家
其餘為列傳
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
世家以其德盛且子孫世有哲人也
△史記正義云
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
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不

論語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
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
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

二月十五日

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
 故為世家孔子各丘大
 全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
 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
 為名若字史記正義云
 孔氏也子男子通稱也其
 先宋人孔子先世詳見孔
 子通紀及闕里志等書今
 不舉此大全仁山金氏
 曰宋啟後子姓云大全
 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
 宋督所殺統遂遷于魯
 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七河
 南歸德府唐貢豫州之域
 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
 父叔梁紇一叔梁紇伯夏
 之子也見孔子通紀祖庭廣記云陬大夫叔梁紇初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
 皮或曰伯皮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子孟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智士實先聖
 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甘貧貧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子孰能為之妻乎莫對

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嚴義與代
 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
 子所謂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
 乘田 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昭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
 感之 有季子孟孫 孔子遂行及乎魯定

其幼微在進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母慶氏 大全名徵在魯襄公二十
 襄公名午成公姜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即位三十一歲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薛王在德曰襄 魯
 鄉一統志卷二十三云山東兗州府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時為魯國
 又云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謂之陬路史國名紀云陬魯下邑魯
 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鄉異孔子生歲月大全新安陳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詳但於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六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
 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巳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冬十
 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皆從之 穀梁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實公史記云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實差一歲 關里誌年表云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一年 夫子生
 馮煥世家周靈王二十一年巳酉十月庚子甲申時孔子懷妊十月生 宋景濂文粹孔子生卒歲月辨
 云孔子生也年從公羊月從穀梁白孔子年七十四自壬戌週已酉如此矣謂七十一者尤非也又
 云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無庚子又云周之十月即夏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
 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遺載子丑二
 月於前歲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孔子卒於左氏公孔子
 卒歲月見 為兒婦一按孔聖全書云孔子在魯五十六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
 也又云戲許意切嬉也戲弄也 豆 正義云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一尺二寸大夫以豆 諸侯以象
 諸侯以象飾足天子玉飾也闕里志有俎豆圖云俎朱漆兩端中以黑長尺八寸闊八寸高八
 寸五分云豆口徑四寸九分高五寸九分足徑四寸一分上深寸四分并金重四斤 兩及
 長為委吏孔子通紀云巳巳周景王十二年 魯昭公 孔子二十歲時貧賤始仕於魯為委吏

全山金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既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見周禮地官委人職。大畜量也。廣韻將受也。增韻計也。理也。量說文稱輕重也。廣韻量度也。索隱史記索隱河內司馬。貞位與孟子合。此朱子之註也。孟子萬章下云。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其計當而已矣。為司職。使大全云。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無之。注。享牛。前祭一曰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職。職。謂之材。可以教。牛。職。人者。謂牧人。亦人與。勿收之。勿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畜。蓄也。字彙云。置。許收切。惟。獸。可畜者。養之。曰。置。用之。曰。牲。曰。會。其。通。作。番。息。也。滋。也。又云。息。生。也。漢書。式。傳。牧。羊。羊。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職。通。義。云。職。特。二。音。○。字。彙。係。牛。材。也。節。孟。子。所。云。孟。子。萬。章。下。云。孔。子。嘗。為。乘。由。矣。白。牛。羊。苗。壯。長。而。已。朱。註。乘。由。主。苑。園。樞。牧。之。吏。也。通。周。禮。禮。史。記。列。傳。老。子。七。自。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也。云。△。孔。鮒。所。作。孔。子。家。語。三。觀。周。禮。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其。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晉。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也。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在。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班。班。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多。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一。疋。堅。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長。弘。周。大。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宗。廟。之。度。云。大。全。問。何。以。問。禮。於。老。聃。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明。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昭。公。二。十。五。昭。公。名。稠。襄。公。子。詳。見。後。孔。子。年。三。十。五。闕。里。誌。為。三。十。五。歲。孔。聖。全。書。作。三。十。八。歲。昭。公。奔。齊。史。記。魯。世。家。云。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闕。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

駢。侯。其。後。項。之。魯。亂。公。詳。見。左。傳。昭。△。據。大明。一。統。志。齊。山。東。濟。南。府。也。高。昭。子。△。大。全。云。齊。大。夫。齊。公。齊。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見。後。開。龍。述。而。篇。云。子。在。齊。聞。龍。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問。政。顏。淵。篇。云。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云。居。終。之。則。孔。子。通。紀。云。辛。卯。周。敬。王。十。年。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告。以。政。在。節。財。公。說。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註。季。孟。五。句。老。微。子。篇。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行。○。定。公。元。年。定。公。名。宋。襄。公。之。子。詳。見。後。季。氏。季。桓。子。也。季。氏。事。諸。後。陽。虎。作。亂。陽。虎。見。下。△。史。記。陽。虎。執。桓。子。嬖。臣。仲。梁。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

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往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東周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四年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不仕而退而退史記作退而公山不狃以公山不狃季氏之臣也見後△史記索隱狂音女九反[賈]魯下邑也據大明一統志明兗州府城西南費縣其地也△一統志在費縣西北二十里春秋魯季氏私邑[答]子路東

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陷]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隕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其為東周乎○中都宰家語相魯篇云孔子初仕為中都宰註中都魯邑△大明一統志二十三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春秋時為魯中都地△公冶長篇朱註魯邑長家臣之通號西方則之家語四方作西方註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司]空尚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

曰司寇掌邦禁誅姦慝刑暴亂△周禮秋官大司寇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詳]左傳定公十年也△夾谷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二山東濟南府夾谷山在濰州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地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同十三淮安府祝其城在贛榆縣西五里即夾谷春秋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即此[歸]魯侵地大全云鄆汶陽龜陰之田[陷]三都左傳定公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陷三都三都費邠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所謂叔孫氏隘邠季氏隘費[國]一統志二十三兗州府成城在寧陽縣境內古國名[誅]少正卯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其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是吾所聞也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日心端而險一日行僻而堅二日言偽而辯四日記讒而博五日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史記評蘇軾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或以為大逮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也為少正卯所圖爾△世說新語補十一云中朝共論少正卯盜賊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非不[至]割人充膾盜盜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莫能屈[齊]人歸女樂史記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併矣蓋致地焉黎錡曰請先嘗沮之沮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齊]曲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誨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去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

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檀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云：「膳，字量云：膳符艱切，祭餘肉。」公羊傳：「醒曰服，熟曰膳。」適衛主。按：明時河南開封府衛輝府懷慶府等古衛國之地也。孟子作「孟子萬章云：於衛主顏鑿冉，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註：顏鑿冉，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適陳過匡。大明一統志二十六云：河南開封府陳州古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四書燃犀解云：匡，衛地，在今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孔子使從者為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註：顏淵後，先進篇云：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王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鑿冉適陳過匡文王既沒之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既解還衛王遽伯玉家見南子有子路及未見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王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及于衛靈公不能

子罕篇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王遽伯玉，伯玉，衛大夫南之衛靈公夫人俱見後。天子路，雍也篇云：子見南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衛靈公篇云：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國適宋，明河南歸德府屬宋地也。見大明一統志司馬桓魋，司馬向魋也。詳見後。△史記云：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禮記檀弓篇云：昔日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天生德見述而篇。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左傳桓公六年

子罕篇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王遽伯玉，伯玉，衛大夫南之衛靈公夫人俱見後。天子路，雍也篇云：子見南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衛靈公篇云：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國適宋，明河南歸德府屬宋地也。見大明一統志司馬桓魋，司馬向魋也。詳見後。△史記云：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禮記檀弓篇云：昔日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天生德見述而篇。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左傳桓公六年

用有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堅白語及荷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及又王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

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大明一統志二十七開封府周司城貞子陳人仕
 為大夫孔子過陳主於其家三年有成子路篇云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晉趙氏按明時山西大原府平陽府沁州潞州等古晉地也趙氏晉六卿之一也四書人
 物備考云晉六卿趙氏最長故世稱趙孟云爾陸人物考云佛伽魯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大
 明一統志二十六開封府有中牟縣中牟晉子路駘自語季氏篇云佛伽魯子欲往去路曰昔者由也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與也佛伽以中牟駘子之往也知如何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憲問篇子擊磬於衛有矜者而過孔氏之門也子曰
 有心哉擊磬乎云將西見趙簡子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傳見史記一史記云孔子既不得用
 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雍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幾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
 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雍華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復此
 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亡之也劉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境海濱則蛟龍不
 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其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於人哉
 乃還云靈公問陳衛靈公篇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桓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不
 之學也明日遂行公史記云孔子退於衛靈公問兵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
 公見蜚鴈仰觀之色不在孔子遂行絕糧衛靈公篇云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云季桓子
 卒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詳見後康子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見後再見後公史
 記云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而見管城嗾然歎曰昔此國幾隕矣以吾獲罪
 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
 葬欲召仲尼於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者侯矣康子曰則

誰召而可乎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及求非不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
 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
 即用以孔子為相云冉求既去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
 子所記數詞孟子盡心下篇云萬章問曰孔子在陳
 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
 陳何思魯之狂士云為主
 司城一史記云孔子遂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孔子
 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
 伐陳及吳侵陳常被寇孔
 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
 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云如
 蔡及葉一顯里志云敬王
 二十九年哀公四年孔子
 歲六十一歲自陳如蔡明

詞為王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
 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
 同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
 耳孔子如蔡及葉不對沮溺耦耕荷
 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
 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
 當在去衛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
 子今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年自蔡如葉。大明一統志卷三十一河南汝寧府古蔡國在汝陽。蔡二縣界相傳。此為古蔡國。同卷三十河南南陽府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古應子國。周為應鄉。春秋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云。葉公問答。述而篇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微子篇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云。荷篠丈人。又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見衛靈公篇云。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告子貢。一貫。又云。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楚昭王名軫。平王子。見史記。書社地。天全新安陳氏曰。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有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云。左傳哀公十五年。云。書社五百社。註云。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而致之。令尹子西。令尹楚官名。子西。楚公子。中。詳見後。史記云。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令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曹武王在。錫百里。之君。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在。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時年六十五。魯哀公六年也。接輿之歌。子路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衛君輒。人物備考云。衛田公名。輒。諱子靈。公孫也。孔庭實要云。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天子命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為政。魯備兄。子路篇云。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答子貢。夷齊述而篇云。甫有曰。夫

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許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然。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路正名。子路篇云。子路曰。衛君待。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云。冉求為季氏。史記云。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即克之。本。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化之諸侯。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殺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賈。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魯。左傳哀公十一年。齊魯會。

無此理。時則又及乎衛時靈公已卒。有接輿之歌。又及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齊。子路正。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名之語。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杞。

孫氏之軍也。子曰：子鉏商探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異，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問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洟。海濤奔注，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為靈昭昭也，出非其時而見，是吾所以傷也。又見△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三山東兗州府獲麟書在鉅野縣東南五十一里即西行獲麟之所。後人于其說不盡。我知一憲問篇云：子曰：莫我知也。夫予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作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公羊傳疏云：孔子受端門之戒，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書。書九月並成。知我罪我，一孟子滕文公下篇云：孔子

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家。其冢至百餘畝。樹以梓。數皆出。種相傳。第其異國。人各持其方。爛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入草。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即流。墓有古石壇。古石儀。又有古棺。容狀如此。龍形相傳為孔子手植。心喪三年。禮記檀弓云：其師無犯無諱。云：心喪三年。劉氏曰：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人廬於冢上。蓋上者亦邊側之樹。孔子生鯉。家語本姓解篇云：孔子十九娶于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論出孔子壁中分

慎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平。請討陳恒。一。憲問篇云：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居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云。○子路死於衛。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之事。見左傳及史記詳先進篇第十一。章。計。釐頭記。四月己丑。天全。呂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左氏云：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己丑卒。與左氏同。△孔子家語圖云：孔子七十四歲。毛氏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己丑。夜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恒。知其為。之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及乎。卻後。度。校。而行。道。造。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以。昨。暮。坐。於。之。夢。自。解。夢。奠。之。點。云。果。然。矣。夫。而。卒。卒。於。是。年。一。八。日。己。丑。午。時。八。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九。生。為。七十三。經。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四。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壽數不明。△宋景濂說記：孔子生歲月上。葬魯城北泗上。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三山東兗州府泗水源發。陪尾山。西泉並發。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為一。經曲阜縣。貫於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兩。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同。宣。聖。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同。宣。聖。墓。在。曲阜。縣。西北八里。世呼為孔林。史記孔子葬於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樹。槨。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第。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家。其。冢。至。百。餘。畝。樹。以。梓。數。皆。出。種。相。傳。第。其。異。國。人。各。持。其。方。爛。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入。草。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即。流。墓。有。古。石。壇。古。石。儀。又。有。古。棺。容。狀。如。此。龍。形。相。傳。為。孔。子。手。植。心。喪。三。年。禮。記。檀。弓。云。其。師。無。犯。無。諱。云。心。喪。三。年。劉。氏。曰。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人。廬。於。冢。上。蓋。上。者。亦。邊。側。之。樹。孔。子。生。鯉。家。語。本。姓。解。篇。云。孔。子。十。九。娶。于

論語

○林布元四書存疑云論語一書乃聖人設教之言以學而一章揭於此書之首亦猶中庸所謂一篇之體要也一學字貫到末明自遠方來學此學也人不知知此學也學而悅成已也朋來而樂成物也不愠而君子成德也自成已而至成德學之能事畢矣

○張公亮四書揚明云宋潛溪曰上論語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語首論禮樂蓋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之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篇終之終之不越一中即上論終之以時哉時哉則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貫者讀者不得尋章摘句草草看過○趙岐孟子序云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經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論語字訓大全具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山堂考索云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定也鄭玄疏△張居正四書直解云論是議論語是答述這書是記

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論語

此篇論語集注序言... 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論語... 論語集注序言... 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論語... 論語集注序言... 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論語...

○學而第一 大全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云愚謂二十篇之中皆可以此

看也 大全朱子曰今讀論語自非讀學而篇在頭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首是言首

修而後親師及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學出處之後就有道正焉在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

人都不重則不威之後今師友說話同覺軒蔡氏

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

子首發明學之本性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書言之 大全朱子曰此一管都說先說一箇根本

又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

本之意 禮記學記篇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之源也或委也此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如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

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

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巳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

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

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

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

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

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忠信為本，三章以忠信為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本，國之本皆足，餘可以類推。全入道之門。上大全程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人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路，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如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蒙引云：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此事在事物為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曰：門曰基者，本之所由也。大學之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者，此之積德，全於已生之後者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孔子門人尊稱之詞。四書章句論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者，所不知也。許敬菴曰：效性而動，謂之學。直解云：學是效法，凡效法力行，皆效法聖賢之所為，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存疑云：學兼知行，時習是不已其功也。湯壽潛四書脉云：時習是無須更間斷，有日新又新之意。無時非學，便是無時非學，學之外又有所謂時習。四書章句論云：松塢先生曰：學兼兼大學小學而言。學而時習之字，最重。有此理而言，明善而復其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至，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愾，而或有不愾，是止至善之事也。曾子述夫子之言者，大學以三綱領為一，書之言此則曾子門人所記以為此書之真益明矣。良有言，故學習以明明德也。朋來乃新民也，不知不愾乃止於至善也。論語大學詞意同。文林貫目云：之字，指學說。大全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朱子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意地寫，這是學，便須精心，思量安排，這是習。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在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罷，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所謂已。又曰：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由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不同狀字，字皆有意思，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習也。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

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而不已者，學與習非一事，不亦說乎。四書燃犀解云：學惟不已，此中純是直性流行，善机昭著，公覺生意，欣榮是之謂說，不亦是約略指點語。四書說約云：刑疏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或說或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明且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曰亦，人不知而不愾，不亦君子者，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下行耳，故亦云亦也。燃犀解云：晁晁曰：說止在苦心時想見，故曰不亦。集註學之為言，上大全吳氏程曰：為言，謂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釋經之例，凡曰其某也，皆正訓也。有曰其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者，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尺一，般又曰：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丁字，人性皆善。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覺者。孟子萬章上篇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明善中庸二十章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全胡雲谷曰：人性皆善，善入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石南集註云：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又朱子曰：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蒙引云：人性皆善，理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之不一也。註中為字兼知行習鳥飛也。說文習字從羽從彗，今所謂鷹乃習習是也。朱子厚齋為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飛，而學能之稱，謂學之於己，有謂習其說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全說喜意也。蒙引云：悅，喜意也。云此悅，正謂樂學也。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其進，學亦有喜也。全黃會說，發明云：喜意不是歡喜一様，只是天理中有箇天机自然注出來，活潑潑地如何，可已得。在

疑云說字頗難有小註自得於心中心說憚之說似是非而非蓋悅只是個歡喜故註曰喜意△通義我云說在中心故云喜意

程子曰伊川先生也本傳見宋史卷一百八十大道學傳一又宋史新編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有傳△大全讀論語孟子法小註新安陳氏曰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給稱程子習重習也周易坎卦云水洊至習次程傳云習謂重習也△通義我云程曰重習習即重也思釋浹洽二字意云浹即涉切浹潤澤而備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浹洽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全△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釋言學者之

於義理高時細繙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具氏曰重習者更互及復之意繙細繙也思者如之文曰學者一大全雲峯曰時復思釋則習於心辨以行之則習於身△又新安曰上一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來程子二說以見學者當兼知行也△蒙引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此悅字專以知言言言學者止欲以行之也每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故悅此與上假程子之言皆主知雲峯新安二字皆以此節專知行言是為證謝氏曰各良佐字顯道上來人程門餘事本傳見宋史道學傳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有傳謝良佐著論語說坐如尸禮記曲禮云坐如尸立如齊陳澧註凡居神位坐必於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大全勿軒熊氏曰曲禮註曰如尸現貌正如齊註曰聲聲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王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全△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舉以備一說耳有明自遠方△公羊傳云國門曰明向志曰又△周禮大司徒註云國師曰明向志曰又△蒙引云明同類也謂言重學者△直解云明是朋友△燃屏解云有字最可味如必有隣之有不亦樂乎謂述云樂者樂吾學之不孤斯道之有托△燃屏解云樂非有加悅獨領其趣則曰悅共賜其懷則曰樂△直解云樂是歡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從其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天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志而教者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知新錄楊明子曰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只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集註以善及人信△大全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朱子曰樂其信從者眾也人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生長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是可悶今既信從者

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

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中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紆

問反○愠令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思謂及人而樂者順而

於義理高時細繙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具氏曰重習者更互及復之意繙細繙也思者如之文曰學者一大全雲峯曰時復思釋則習於心辨以行之則習於身△又新安曰上一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來程子二說以見學者當兼知行也△蒙引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此悅字專以知言言言學者止欲以行之也每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故悅此與上假程子之言皆主知雲峯新安二字皆以此節專知行言是為證謝氏曰各良佐字顯道上來人程門餘事本傳見宋史道學傳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有傳謝良佐著論語說坐如尸禮記曲禮云坐如尸立如齊陳澧註凡居神位坐必於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大全勿軒熊氏曰曲禮註曰如尸現貌正如齊註曰聲聲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王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全△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舉以備一說耳有明自遠方△公羊傳云國門曰明向志曰又△周禮大司徒註云國師曰明向志曰又△蒙引云明同類也謂言重學者△直解云明是朋友△燃屏解云有字最可味如必有隣之有不亦樂乎謂述云樂者樂吾學之不孤斯道之有托△燃屏解云樂非有加悅獨領其趣則曰悅共賜其懷則曰樂△直解云樂是歡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從其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天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志而教者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知新錄楊明子曰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只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集註以善及人信△大全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朱子曰樂其信從者眾也人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生長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是可悶今既信從者

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朱子曰樂其信從者眾也人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生長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是可悶今既信從者

自遠而至其衷如是安得樂樂蒙引云夫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我之
 所知彼亦知之我之所能彼亦能之有以愜其素願矣云何不樂說在心樂講述云說樂共是心
 但學者在我有獨得自足之快故曰悅在心明自外來有發舒暢達之家故曰樂在外。朱子曰程
 子非以樂為有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窮達於外也。說是在感於
 外而發於內樂則充於內而溢於外。雙峯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
 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大全。知新日錄鄭申甫曰樂則悅但悅意與樂意廣。不知而不
 足解云人是明以外之人泛言不知是不知五事。直解云人字說得廣然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不知其善也
 用凡有不合於人處皆是。蒙引云此人字說得廣然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不知其善也
 謂之學亦可蓋學所以學為善且不愠心中無少不平也何也為其有見夫在我者蓋自學而習之
 時便全是有為之心。况其有見夫在我者蓋自學而習之
 其學之純而贊其品之高也。蒙引云尹氏名燁字若明河南人程門弟子本傳見宋史道學傳。文仲
 洛淵源錄言行錄外集等有傳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大全序後附論語論語內云集註於
 正文之下正解論語訓文義與聖經之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自者即引用而不及其姓名如
 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求有高下去取也。大全云尹氏解此一節正
 意故居先。程子曰雖樂此語近思錄一有之伊川先生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
 易乾三三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切。此條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後
 全愚謂及人而一慶源輔氏曰順諸理之順逆諸理之逆曰順且逆皆通也但處其順者為故及人
 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王樂天者不能及也。亦曰學之
 曰字或作由字。西書章圖通義云亦曰學之正。或作公。金始聲。西書剖解云註中亦曰曰字可依別

惟由者。按說與未知孰是也。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
 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
 解本句特總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蒙引云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
 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
 云。○程子曰樂上大全新
 安日集註凡推說本章正
 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圍以
 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
 句發明餘意也。云。有第一
 章。講述云夫子此章俱
 是自道也首節是學不厭
 次節是誨不倦末節是不
 怨不尤知我其天之意故
 三曰不亦曰乎皆謙退不
 敢實言也。○章圖通義云
 登谷洪先生曰愚聞之師
 都陽朱先生曰此章言為
 學之道學兼知行言言
 學欲執之於口中言學欲

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
 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
 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
 子。○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
 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
 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
 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君子務
 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

推之於人終言學孝者畢竟所以為也

○有子曰其為文欲實直云為人指為子為弟之人也。蒙引云味為弟之人也。孝弟一句似專指氣質說

○好犯上。○熾崖解云好就心言。朱子曰只此有掃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揚明云犯上是心稍不順。好作亂。揚明云作亂作亂心之事。勿說是悖逆爭鬪。△存疑云按有子此言最粹。謂氣亦溫厚。言行似聖人。此處可見。

有子孔子。家語解子解篇云有若魯人字子有。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也。又史記孔子通紀等有傳。魯事父母。爾雅云善事父母為孝。△新女曰深意在善事上。△朱子曰。子犯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子犯否。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

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謀時又自。氣。密。來。清。以。疎。小。非。凌。犯。也。悖。逆。爭。鬪。蒙。引。云。悖。亂。為。悖。逆。爭。鬪。之。事。叛。君。賊。父。好。勇。剛。狠。之。類。看。務。本。熾。崖。解。云。君。子。即。言。尊。尊。為。尊。君。子。正。善。為。人。若。不。流。心。之。根。底。處。更。務。本。不。下。支。流。分。神。惟。於。本。源。處。著。力。人。知。新。日。錄。云。有。樹。有。簡。根。有。根。乃。為。活。樹。人。有。簡。頭。有。頭。乃。為。活。人。道。有。簡。本。有。本。乃。為。活。道。△本。道。生。熾。崖。解。云。是。本。心。之。植。處。不。為。外。暴。所。搖。生。是。本。心。之。活。處。滿。腔。皆。道。机。之。活。潑。流。行。也。△同。韓。文。仲。公。即。此。即。生。節。道。節。本。節。無。漸。次。云。而。字。只。重。本。立。不。重。道。生。說。道。生。俱。非。轉。本。立。意。語。而。下。及。起。得。第。二。句。其。為。仁。之。本。知。新。日。錄。本。前。黎。曰。無。犯。上。作。亂。節。仁。也。此。以。發。其。本。意。在。未。變。用。時。存。簡。者。第。通。體。生。活。了。故。有。子。以。此。見。得。孝。弟。為。仁。之。本。△行。明。云。道。與。仁。字。有。分。別。道。自。人。之。日。用。常。行。仁。則。其。人。之。所。以。為。心。者。從。此。心。施。於。之。家。國。天。下。是。道。△知。新。日。錄。謂。問。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又。何。分。別。羅。道。溪。曰。亦。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的。太。極。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而。後。能。踐。形。節。曰。耳。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机。不。拂。流。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行。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矣。故。生。理。本。直。杜。而。逆。逆。非。孝。也。△理。本。活。潑。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熾。崖。解。云。道。即。是。仁。仁。乃。生。生。之。脉。若。翁。又。生。意。之。最。宜。者。曾。子。曾。立。則。家。庭。內。藹。然。雍。熙。氣。象。故。曰。為。仁。之。本。△焦。氏。筆。乘。第。三。云。何。比。部。語。上。尊。南。馬。道。生。曾。子。曾。立。則。家。其。為。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言。人。作。父。因。致。孝。為。謙。遂。謙。傳。如。此。如。非。有。仁。焉。亦。是。人。字。也。子。思。其。說。甚。有。理。孝。弟。節。也。謂。孝。弟。為。仁。本。終。屬。氣。通。若。豐。說。則。以。孝。弟。為。立。人。之。道。於。我。我。長。本。猶。根。也。蒙。引。云。本。猶。根。也。本。字。說。得。廣。根。專。指。本。字。為。仁。之。本。字。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同。故。須。著。箇。猶。字。事。事。有。本。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專。心。之。德。是。專。言。則

包四者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實由仁出也然亦不可離行愛去說仁自黎博愛之謂仁是皆指仁而言也

具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禮智信心之德是專言之仁也義禮智信皆在其中

顏淵篇樊遲問曰子曰愛人孟子告子上曰仁人心也今集註并孔孟之言而加之以理德一字而後仁字之訓解全失矣於此則曰愛之理心之德於孟子首章則曰心之德愛之理論語從孝弟之說故首曰愛之理孟子從全體之上說故首曰心之德朱子用心之精密亦可見也為仁猶曰行一家引云行字與為字終有此不同行施行也為字則一心皆有存疑云行是施其施於外者言為是營為於身心經營而施之於外故不同不敢實言也蒙引云實實也章圖通義云實正也言君子凡一朱子曰務本道生是及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凡字欲根本既立一又云本立則道隨車而生如事親孝以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蒙引云凡所立者謂之本本之所生者謂其道也所謂親親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之大全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意又推本言之或問此問答見一程本卷九伊川先生之語也可以至仁一朱子曰仁不可至也仁是我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高下仁自孝弟始蒙引云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代之

其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

然居離文于子曰蒙引存疑俱謂畢書行字與為字別始字與本字別子謂為者心所經營而本見于行行則有事矣天下未有經營圖施於心而不見諸行者與本字原是不必駁之但始字代不得本字耳以為仁之根本在是本立道生以為始則畢書則行仁第一件事自有孝弟來章圖通義云本助語也

公大全云 蒙引曰有子以孝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行為孝弟之本也

端處

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說不及也

第廿二章

章圖云翻陽朱氏曰此章替美孝弟而勉人用力以為行仁之本仁以慈孝言

子曰巧言

揚明云巧不必佞古只有心要說得好聽就是巧不必側媚有心要裝飾好

威儀便是令色鮮少也

知新日錄附袁了凡曰巧者拙之反拙者常不足而巧者常有餘故言不可巧又巧是机巧若循机巧則有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故言不可巧又徐

若泉曰人於言色處更加意使不免此心滲漏出來况巧言令色乎其鮮仁可知

知堂云平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公大全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氣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蒙引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為第一

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至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本識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故記聖賢有於首章之後繼以孝弟言者亦人以所當務也又次之以巧言令色者亦以所當戒也講述云心常存於此則巧言令色不為之矣言色上於則心馳於外而不復存便更鮮仁矣朱子曰人有此心以其有此德也此心不存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惡惡處人然心已發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然解李太音曰只就言色上取仁能幾何故曰鮮仁又云仁是人心外面多一分雅點內面便減一分本質故不自無而曰鮮仁又包長明曰鮮仁句非著其無也醒其有處不暇中藏故到鮮仁在仁上令仁人覺悚

集註 程子曰知巧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若也程子慎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以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鮮仁也感也

右第三章章圖宋氏曰此諸媚之人而為繼言戒之辭戒人毋肆人欲以滅天理仁以德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文林貫曰吾日三省吾身是每日之間三省是三省的事○揚明云省字有潛心微陽檢點意思

△燃犀解云身曰吾身身是切己的更務為人謀而揚明云為人謀非登人謀事誠云為人慮也

△文林貫曰吾日三省吾身是代為意思○兼下明輩等入古今人全明諸亦水口為入謀不為人謀事也人情自私自便慮及於己者思慮慮及於人者常踈為人謀誠云為人慮也此說最精○朱子曰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問便定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欲又曰為他人謀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齒毒滅裂姑為他謀如為家謀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傳只說道有善如父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與朋友交一燃犀解云信不專在言文字內行許多精神往來委不信只彼此猜疑猜未實洽便是公家引云信字不祖謂言語止事皆實也傳而不習知新日錄沈覺齋曰傳不專受業於師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傳也以善傳善已謂之習△揚明云傳不專在口耳是傳心

教習是心上時習非僅守其師說○蒙引云最要者箇字字字有真精自反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衍明云陽明子曰曾子三省蓋是本問一貫之前若既唯了一貫則天下之事以貫之矣三省何為哉△慶友全胡氏曰曾子早極一貫之旨晚加三

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欽

集註 曾子名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通義引博物志曰曾子字敬伯

△大全吳氏程曰參所金切一音七南切字子與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切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單仁篇一貫章朱子音釋參所金切盡已

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曾子曰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

時者改愛入丁又須使民時使小以時却是從愛也是上因乎哉
 子夏曰弟子入學圖解云後學通稱為人弟為入子者△揚明云弟子是後學輩不是小兒△蒙引
 云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圖解云入是在家庭之內孝是孩提愛心則字訓即字出
 是在宗族之間敬是稍長敬心△脉云則字有須更不容怠荒之意△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出諸山
 在鄉黨之間謹而信雖不離言行亦不必分言行看△揚明云改愛不是廣愛善是與入無乖戾一
 味而愛惡相相相的人△蒙引云入孝出弟弟子之本也謹行信守弟子持身之事愛敬親心弟
 子接物之際此數句分弟子職盡矣△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講述云餘力非修行已至此也
 但不奉親長不接眾人便是學文亦非專究孝弟謹信親愛道理但此道理亦在其中△燃犀解云
 則以猶言即用無一刻放逸意又如前言往行見之載籍者學文之則可以簡束身心開發識見言教
 行之方也△雲峯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其謂每日盡行此六
 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謹者行之**四言
 講義云集註乃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慎意六事見
 序說為弟子之職△蒙引云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為也為弟子之職為學重謂行弟子之
 職事也程子此說及尹氏但重在行上與孔子意少異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者故朱子補之云
 非為己之學△憲問篇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知所先後
 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洪氏名與先祖子慶舍丹陽人本傳見宋史卷四百
 三十四儒林傳三也又宋鑑有傳廣勝而野雍也篇云子曰廣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蒙引云洪氏註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子夏曰賢易色**章圖云論小人之學而見文行之輕重
 謂易色△講述云易色謂人心好色最誠賢之心切於好色則誠矣或謂好賢心勝則好色心衰
 或謂初聞好色見賢乃易初心俱未是△漢書魯恭傳聖人承天質賢易色師子曰賢賢易色賢人
 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徐氏筆精云賢賢易色註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竭
 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也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表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一說謂輕易易色而不以易事亦通事父母能△燃犀解云竭者凡力所能為所得為無不竭盡事君能△又云致身不專就要死或換身以衛君拍身赴君辱身以保君靖身以格物皆是致中事△又項仲昭曰事親不致致身歸全之義也事君不致致力捨軀之義也下四句俱是賢賢處與朋

謂易色△講述云易色謂人心好色最誠賢之心切於好色則誠矣或謂好賢心勝則好色心衰
 或謂初聞好色見賢乃易初心俱未是△漢書魯恭傳聖人承天質賢易色師子曰賢賢易色賢人
 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徐氏筆精云賢賢易色註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竭
 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也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表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一說謂輕易易色而不以易事亦通事父母能△燃犀解云竭者凡力所能為所得為無不竭盡事君能△又云致身不專就要死或換身以衛君拍身赴君辱身以保君靖身以格物皆是致中事△又項仲昭曰事親不致致身歸全之義也事君不致致力捨軀之義也下四句俱是賢賢處與朋

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於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

友交一燠屋解云是心與
朋友相接信雖萬言須意
相孚道相契離曰未學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

又云雖字是假設之詞此
學字以講學言△合家鳴

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
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

云雖曰未學如雖曰不要
君之類乃抑揚其詞以見

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
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

其深于學非有真未學也
△高中文問辨錄曰此子

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
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

夏論學之旨最為切實蓋
曰學以明倫若能篤於人

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

倫如此不學而能之乎雖
或以為未嘗為學必謂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
友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之已學矣加一質字便非
子夏論學之意也△蒙引

又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取實也與朋友交取友也○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

云質取友自是兩意賢
取實也與朋友交取友也○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

君言信是誠於交友△知新日錄袁凡曰此論是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一句可見聖門分明
以讀書為學故有此等議論○蒙引云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也傳註子夏史記家語有傳少孔子

君言信是誠於交友△知新日錄袁凡曰此論是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一句可見聖門分明
以讀書為學故有此等議論○蒙引云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也傳註子夏史記家語有傳少孔子

四十四歲備人也賢人之賢一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變
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欽謂不有其身朱子曰不有其身
是不為己之私計也學求如是知新日錄袁凡曰行功之必盡其誠誠最重學求如是而已此
說說得最好游氏註得妙

兵氏註非也初非生質之
一又牛春字曰吾必謂之
學矣言即此便是學耳非
謂其為已學也註中故非
生質一句殊非本意必其
務學一蒙引云或者謂此

必字即本文吾必謂之學
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之
必取必於已註中之必取
必於人也游氏名辭字定
夫建安人程明高弟本傳
見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
學傳二也長民蘭書九十
二云兵械字才老一字才
叔建寧人云石第上章章

則不固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
則無威嚴而所
學亦不堅固也
王忠信人不忠信則
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
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

則不固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
則無威嚴而所
學亦不堅固也
王忠信人不忠信則
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
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

則不固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
則無威嚴而所
學亦不堅固也
王忠信人不忠信則
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
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

圖云此章論為學之大節專以行言而見乎夏言盡病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

意則無拘慢以致威儀

之輒動搖之立躬容易玩

藝曾無威嚴矣△存疑云

學兼知行學所以不固者

輕於外故不能固於內也

何也義理皆在於心心存

則理存心亡則理亡外輕

則心亡而理隨以不在也

△蒙引云學字兼知行學

則不固不重不威只是

套事△又云學以威重為

學之大本立矣友勝已速

改過則且新矣學之為道

要不外此此數者亦務本

之意△燃犀解云固

牢固也不固不是乍得作

失之說精神氣發洩在外

實事△不誠則一中庸

二十章云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出入無時莫

知其源惟心之謂與△

大全真西山曰論語只

言忠信思誠而已始言

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

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

忠信指人用力處言蓋

得忠信即是誠△又新

安凡事都要實去誠以

實為主則孝直是個第

一第誠人忠信一朱子

曰忠為實心信為

實事△不誠則一中庸

二十章云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出入無時莫

知其源惟心之謂與△

大全真西山曰論語只

言忠信思誠而已始言

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

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

不如已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

過則勿憚改自洽不勇則忌且長故有

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

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

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

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

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

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四書章句注云必不能不重仔細外面浮

躁外面不能沉潛△四書問答云註云輕

乎外字則誠

摘訓云主字最重忠是存為學之實心

信是盡為學之實事△燃犀解云忠信原

是心體主者乃以

忠信為學問之主如家之主人一家聽

其使使如軍之主帥三軍受其約束△

蒙引云主忠信者

實事△不誠則一中庸二十章云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

過如也。文公微言。本卓言曰。首節及言病也。次節是對病之藥。三四節總是以調理之方。難畏難也。西書問答云。朱註懼畏難也。哀。凡刪正云。憚。只是畏。不必說難。非真心。段過節。易者。憚。改况難者乎。此說。歟。否。繆。當時曰。按朱註。畏難之難。就懼情言。恒情。開過。易改過。難。須是。勿憚其難。左能改得。學問之道。孟子告子上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各於改過。上商。重仲。旭之。諾篇云。改過。不吝。樂告。以導。道也。詩子。旒。篇。序。去。衛。文。公。臣。子。多。好。金。取。者。樂。告。以。善。道。也。石。泉。人。章。圖。云。此。章。言。為。學。之。道。學。以。行。言。而。知。在。其。中。云。

○曾子曰。慎終。揚明云。親初死。是終。慎者。棺槨衣衾。衰麻哭踊之類。必誠必信。件件周詳。親死。父是遠。追若臨祭之時。勤懇懇懇。若渾渾如生之類。公刑。易。疏。云。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孰親之喪。禮須謹慎。遠謂親終。既葬。日月既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存疑云。慎。終。指。父母。追。遠。不。止。也。凡。遠。祖。皆。是。知。新。日。錄。袁。了。凡。日。以。終。遠。就。喪。祭。說。以。于。厚。字。有。味。然。謂。終。者。人所易忽。却不然。豈有父母死而為人所易忽者。慎終。即言慎厥終。追遠。即武王不忘遠。蓋蓋始。不厚。慎終。為厚。念。近。不厚。追遠。為厚。而。喪。祭。亦。在。其。中。上。同。民。德。歸。厚。矣。揚。明。云。德。就。民。心。言。歸。厚。是。還。歸。本。性。之。厚。不。必。泥。定。慎。追。說。公。摘。訓。云。民。德。猶。云。民。心。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不。要。之。說。是。與。揚。明。知。新。日。錄。袁。了。凡。日。民。本。厚。今。適。還。其。初。故。曰。歸。歸。謂。述。云。歸。往。也。望。而。趨。之。以。為。尚。往。也。一。說。歸。還。也。謂。既。失。於。薄。復。還。于。厚。如。父。此。而。歸。也。○蒙。引。云。此。章。指。在。上。者。言。次。下。又。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為。當。時。君。夫。夫。為。民。上。者。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慎。慎。終。者。衆。一。天。全。雲。峯。胡。氏。曰。古。註。孔。安。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祭。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蓋。終。者。人。之。一。四。事。見。前。說。辨。斷。湯。霍。林。曰。此。章。言。內。終。者。人。之。所。忽。忽。字。非。忽。忽。實。作。於。禮。此。忽。忽。之。忽。者。這。樣。忽。忽。中。禮。物。倘。有。未。周。便。遺。終。天。之。恨。故。慎。之。又。慎。追。遠。追。字。只。是。此。心。常。想。恐。不。忘。忘。先。人。上。面。的。人。這。樣。的。厚。民。自。感。化。而。歸。于。厚。矣。石。泉。人。章。圖。云。此。章。明。人。心。感。化。之。機。

子禽問於子

政求之與。焮犀解云。求。是。夫子有心。用世。求。此。政。于。邦。君。焮。犀。之。與。又。云。與。是。邦。君。虛。心。下。賢。與。此。政。於。夫。子。集。註。子。禽。家。語。第。子。解。篇。陳。元。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子。貢。又。云。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或。曰。亢。一。孔。子。通。經。六。云。陳。加。字。子。禽。受。業。於。子。貢。之。門。或。曰。孔。子。弟。子。云。抑。反。語。詞。正。句。抑。亦。然。之。詞。左。傳。昭。公。八。年。師。曠。曰。抑。臣。又。聞。之。杜。預。註。抑。疑。詞。詩。經。朱。註。抑。

○子禽問於子。政。求之與。焮犀解云。求。是。夫子有心。用世。求。此。政。于。邦。君。焮。犀。之。與。又。云。與。是。邦。君。虛。心。下。賢。與。此。政。於。夫。子。集。註。子。禽。家。語。第。子。解。篇。陳。元。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子。貢。又。云。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或。曰。亢。一。孔。子。通。經。六。云。陳。加。字。子。禽。受。業。於。子。貢。之。門。或。曰。孔。子。弟。子。云。抑。反。語。詞。正。句。抑。亦。然。之。詞。左。傳。昭。公。八。年。師。曠。曰。抑。臣。又。聞。之。杜。預。註。抑。疑。詞。詩。經。朱。註。抑。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陳。各。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陳。各。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發語辭△中庸朱註柳語
辭△溫良恭儉講述云溫

良相似溫以不暴厲言良
以不矯激言恭讓相似恭
以待已不慢言讓以待人
不驕言儉是不侈然自放
之謂△知新日錄牛春字
曰溫良恭儉讓五樣是一
時俱形的以得之文林貫
旨云得之是得聞其政天
字指德言△微言王觀濤
曰借名為求從得字上生
來凡人求則得之夫子有
所以得之即謂之求亦可
△脉云凡人求則得之天
子有所以得之即謂之求亦可異乎人之求亦只在夫子身上想其神妙莫測勿說與他人枉已之
求畢竟夫子只一不求便得此乃鏡花水月轉借之辭勿添出就字所謂求者言是亦勿云夫子之
得即夫子求只講夫子之求而其異自見△蒙引云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
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
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
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
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
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
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
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
况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
求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即夫子之求之也此外更無求○
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是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朱子
曰易乎易坦易直如曰直無險設△恭莊敬也真氏曰莊莊容敬主心中發露故曰恭也△儉節
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
制同讓讓遜也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聖人過化子貢子盡心上云夫君子
所過若化所存者神朱註云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
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訟也所有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道
斯行經斯水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德盛禮恭新安陳氏曰德曰盛禮曰恭出易說辭大不
願乎外中庸十四章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潛心而上場子法言卷四開神篇云潛天而
大謂昔仲尼潛心於文主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階耳司馬溫公註潛深也今去聖
人千五△大全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東歷西二年丁巳二千六百七十六年興
起而況△孟子盡心下云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奮身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朱註云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張敬夫南軒張栻字敬夫綿
竹人也早與朱子為友著論孟大極說本傳見宋史卷四百九十九道學傳三也秉彝好德詩大雅
烝民篇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字曰父在觀○燃犀解云在是存在志即行之有其心者觀其志之順從乎父否△文林世是日云
二其字指人子○父及觀○燃犀解云及是亡行即志之見於事者觀其真有順事之誠否○三年無改

蒙引云上一句看其人
之善否下一句則車就子
道看他下句尤重味音尚
意心自為而發朱子語
錄云或問父在觀其志交
友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
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有
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
之間必能不改交道乃見
其孝不然所行雖益亦未
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
蒙引云三年無改可是要
有不死其親之心此人之
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
則是幸其親之沒得以自
行而天理人心所存亦亦
幾何哉此夫子所以寓意於三年無改之說也講述云此章通說觀人子看上一句是觀人子於
父之存歿下句是觀行者文必於三年也存疑謂上是觀人下是觀行末是揚明云三年居喪內
事情未補時也道字閉關說不指善亦不指惡只是父在時平日所行的事體耳孝字全在不忍改

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
入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
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能
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
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
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
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
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

上形容人知新日錄平春字曰通章是說人子孝親之道父在當觀其父之心所謂本願志是也
父沒當觀其父之行所謂善繼述是也故摠和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所謂孝矣如此上下文左
通順若以兩其字作觀人子看過未句便費轉摺又高中云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父而不改非
謂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三年學不至於教非謂三年之後可至於教也如云五年而暴非謂五年之
後不暴也聖人謂三年無改而後備謂三年之後改猶之三月不違者然聖人謂其三月不違而後
備謂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亦失其意矣
欽游氏曰又曰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
則游氏之說盡之矣

○有子曰禮之用
強矯拂貴是尊尊尚知父生子立這是禮之發用處而為子安然坐立無此勉强就是和存
疑云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且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自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
分辨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之行耳人知新日錄湛泉曰何謂禮何謂道禮也者理也道也與
道為體也以理而言謂之禮以共由而言謂之道也先王之道也純精至善者也
林氏言云先王是制禮之人道即禮也熈解云道自禮之可通行處而為道也林氏言云斯非
和言也揚明云斯勿指和只指人心自然處說△正義云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為和義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之謂也此先王之義也
由之熈解云小如動作威儀大如綱常倫理各有經曲由正見義處乃自由其本心之安非由先
王之制也△講義云由之小是由和若由和又是有意於和了蓋之字指先王之道言即禮也即之
是直禮所以由禮者則惟禮中有和故也小事由於禮之小者大事由於禮之大者也

理之上。今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神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聚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又黃勉齋曰：如天子之服，上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履，此是人事。若冠禮，重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和者從容，上知新日錄，高申去口問，謂六和者從容不迫之意，然與口從容不迫，言不急遽，言不以禮之用，但不急遽，言為最。夫和謂精意之流通也。高下散殊，天地之

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可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人理之節文。人事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有所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禮也。周亦同化，天地之和也。觀此而禮和之說，可知矣。曰禮之為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為貴。然歟。曰多。禮字其理，本學矣。用猶行也。觀下又有不行，亦不可行。可知蓋曰禮之行也，固嚴然必以和為貴。和斯為。云爾。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遺，嚴非禮之用，歟。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斯森然者為義。父子兄弟之愛洽，斯不遺者為義。不然，亦乖於和也。何定貴哉。故和以成禮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精情，非謂嚴為體，和為用，庸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此其所以為新。安陳氏曰：此字，斯字，指禮之和而言。欽。△右疑云：斯字，輕帶過，宋註此其所以為義，是疑新女器。指禮之和說，未是。有所不行，然厚解云：不行，非入不行和，乃和行不去。△文林貫目云：有是容，或有之的意。知和而和，圖解云多。知字，使有病，使以覺和之為便。味任情於縱。△蒙引云：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越理而行者也。△存疑云：禮之用，和禮中之和也。知和之禮外之和也。△蒙引云：既且不以禮節之，則知上而知和，而和全，是免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不同。○講述云：此章上節，言禮貴和，下節言不可徒和，欲人用其和也。○蒙引云：此章之旨，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於和則非其和，於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禮勝則離。禮記樂記：魯備云：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蒙引云：此樂字，只是禮中之樂，所謂樂只是。簡和知，群居交際之間，萬然有權洽之氣，而無乖戾之心，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本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九十六也。又伊洛淵源錄七。行錄外傳十三。有傳。毫厘有差，上禮記經解篇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陳澧註云：所引易曰：繆書之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注徐廣曰：云差以毫釐，繆以千里。△又漢書列傳三十二司馬遷傳云：易曰：差以毫釐，繆以

千里誦師古曰。人之易經及象象辭辭并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與斯蓋易家之別記者也。
禮記 禮之用。而因其具全體禮以和為貴。利以禮為用。

○有子曰。信近。揚明云。信固是與人約信。亦是自約信。於心近。義有換度。是非酌量。可不意。然犀解云。踐言固復難。有時不必踐。亦不立。且為復。故曰。可。泰近於禮。人全朱子曰。近猶合也。揚明云。恭是致敬於人。近禮有困。酌隆殺比度。人己意。脉云。恭是敬矣。禮是人中之矩。泰近於禮者。非備。禮以飾五。恭之安處。即禮云。遠取也。蒙引云。由內而外。主。揚明云。遠者。必有。心。辰事。而由與之相。遠也。申辱。只宜。自。自。不。插。人。言。因。不。失。其。親。蒙。引。云。因。是。斬。時。不。是。久。因。之。所。關。小。宗。之。所。關。者。

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然。犀。解。云。始。相。比。附。曰。因。可。輸。肝。膽。以。之。為。與。曰。宗。文。林。貫。首。云。親。是。有。道。德。所。親。近。的。人。圖。解。錢。希。聲。曰。義。不。必。信。如。晉。主。自。帥。帥。侵。魯。晉。侯。至。所。還。是。也。恭。而。有。禮。如。齊。武。子。不。答。形。見。之。賦。是。也。因。得。其。親。如。晉。重。耳。失。國。而。依。於。秦。穆。公。是。也。微。言。王。親。禮。曰。可。親。之。人。以。道。言。不。以。禮。言。宗。還。是。宗。法。之。宗。非。但。以。之。為。主。人。講。述。云。宗。是。宗。少。為。宗。非。主。其。家。朱。子。曰。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道。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去。之。而。可。也。
集註 信約信也。禮記曲禮篇云。約信曰誓。約信。以。言。誓。相。要。約。為。信。也。義者。事。之。宜。也。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大。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者。者。

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人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自下。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而各倚於一。偏其小。可行均矣。○有子曰。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故。由。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末嘗輕下一字也因猶依也存疑云因時近而交淺宗時久而交深小註執敵而交淺彼學而我卑恐夫是△所謂小註朱子之說也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宗之為主彼學而我卑而以為歸見大全謹之於始一書太甲下云慎終于始孔安國曰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按集註慎字以謹字代之者蓋避宋孝宗廟諱也因仍苟且大全問註因仍苟且朱子曰因仍與苟且一揀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怠地做一般△正韻云苟且草率也又苟簡曰草草石崇三章章圖云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言行交際而以慮終謹始言

○子曰君子食一脔補新直云此章以敏于事為主事即凡為學之事也忘安飽者恐以口體雜此也慎言者恐以虛華世此事也就正有道者恐以滿假差此事也此皆是事云△存疑云事乃求道之事不可行者為尚知在也人於事當易至於不足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云△大全新安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又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知新日錄夏古納曰不求安飽無就正有道真是敏慎的一時事非有三層又徐若泉曰此是何等樣學便是毫不敢放過故曰好學集註不求安飽△大全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謂述云無求安飽非必不飽不安也志有所在不暇求此也有在謂在敏事慎言云△蒙引云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謹言者用力於道之實事云△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志有所不暇原是舊說但君子原無謀食謀居之心故不求安飽若說不暇及則得道之後自暇及正其是非正學術之是非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故欲正之非以一言之失一事之謬而欲正之也不以率性為道而久事物當然之理為道是朱子學術所不足所有餘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是孔子言也見中庸第十三章所共由者雍也篇云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謂則謂之理如楊墨學△孟子盡心上云楊子取為我拔三毛而利天下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無父無君商賈文公下云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行義揚朱墨覆之充盈天下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下云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無父無君商賈文公下云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行義揚朱墨覆之充盈天下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云貧者心困于無而氣歉故多諂諂者心恃其有而氣盈故多驕△存疑云謂是里屈韓文美一鳥之光榮也飽之無時亦是里屈也驕是希肆管仲之奢而犯禮皆希肆也又云驕是為富所使發達乎禮之外無驕是不為富所使守乎禮之內宋若貧而樂知新日錄徐若泉曰樂是心體心體原不假外求豈能魚躍雲從風輕何等活潑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心中一段好光是與貧俱忘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又曰無驕與好何別無驕持制其氣使氣定手好禮禮字是克言一復禮之禮如好禮則日用動靜念念在天理之中若夫世祿之家鮮克與禮俟則濫濫則忘善只為此富壓倒也若念念在理中自不見得富已出於紛華之外此處比無驕精粗自迥別矣

註所以自守一蒙引云自守云者謂其不為貧富所搖奪也心廣體胖大學傳六章字安處貧此一節漢董仲舒言良策之語△蒙引云安處善以身所行言樂循理以心所樂言△大金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字貢貨殖史記貨殖傳註殖生也生貨財利也許其所已能一蒙引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大金陳新安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詘無驕而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論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病之病無詘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嘗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子貢曰詩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貢曰詩云切磋琢磨四字義未詳於大學傳三章引淇澳詩即章句解之是謂其進學之已精益精不可窮盡之義其斯之謂與講述云斯指夫子之言直解云詩人之言如此其即夫子所言之謂與△知新日錄袁了凡曰斯字雖指上文而子貢之所悟則有不盡于是者云△存疑云子貢本因夫子論處富貴就悟得為學之道善安之處富貴亦足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字曰賜也始場明云始字作方字可與言詩是與其悟机活潑可進到精密地位非徒言詩告往知來以形容子貢觸類旁通勿泥定註已言未言△微言玉觀濤曰始字作方字看言必如賜方亦可與言詩非謂前此未可與言也

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詘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驕於虛遠

子貢曰所已言者一朱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愚按集註或曰愚謂或曰愚

異也按此也 卷第十五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

文林

賈音云人字指得廣君臣

朋友等皆是 講述云知

人不是務為方人知其是

非邪正便有從善去惡之

功若我有善而人不知不

必患也 知新日錄李南

黎曰知人是精擇人品以

為進德之助便是為己下

夫後面不患無位與不患

莫已知等俱與此一例看

△直解云如上不見知於

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

於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

好名者之所息也君子則以為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向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清

是非顛倒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為可進孰為可退在下而交友則不能辨孰為有損孰為

有益這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豈非人之所當深患者乎

章圖云此章明以為己之學

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

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

章圖云此章明以為己之學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

謂德為政樞北辰為天樞政得其樞萬事自舉天得其樞眾星自向 李九我曰我云句非向君向國正天下皆止也修身為本者德也一身正而天下國家皆正矣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之於其所如易之止其所天之所居極君之所在心天有天極而星自歸君有心極而民自化是為政以德之譬不必添出無為字此說亦妙 北辰北極天 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 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

臟在外面動心都不可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也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槽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樞子極星便是近樞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況有中樞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天之常居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

不隱 象引云蓋天運左遷而之右凡日月眾星皆然則皆動也又曰此獨言北極不言南極者南極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北北極之在上於取喻為城也 又云北辰非北北辰只有五星北斗則有七星北斗常轉去北辰不遠故曆者以其斗柄所建為十一月分之候北辰則專指五星

之一星中邊天裏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小分辨 圖解云天之無星處皆辰地之無石處皆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半覆地上下半繞地上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處則在南北之端焉用極

低入地三十六度常隱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常現北極有五星在此紫微宮中其正中為太乙南北極相對之處為天樞如戶之有樞動而樞不動其他日月星辰皆隨天運動而左旋惟南北極相

對之處為天樞如戶之有樞動而樞不動其他日月星辰皆隨天運動而左旋惟南北極相

對之處為天樞如戶之有樞動而樞不動其他日月星辰皆隨天運動而左旋惟南北極相

對之處為天樞如戶之有樞動而樞不動其他日月星辰皆隨天運動而左旋惟南北極相

淺深厚薄蒙引云淺深厚薄之不_三此句不必說資質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適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一也格正也古註曰格止也書曰格_一周書命篇云格其非心_二春秋公非僻之心也_三使民日遷_四禮記解篇云使民日遷_五遠罪而不自知也_六孟子盡心上云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_七特其未文_八大全新安陳氏曰未_九刑政本德禮_{一〇}○子曰吾_一有_二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志非但有意而心要真念在此為之不厭思學兼知行即格物致知誠正修齊之志則心_三於學而不_四有所分也_五燃犀解云學即時習之學_六全朱子曰志字最難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總有悠悠便是志不_七○子曰吾_一有_二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志非但有意而心要真念在此為之不厭思學兼知行即格物致知誠正修齊之志則心_三於學而不_四有所分也_五燃犀解云學即時習之學_六全朱子曰志字最難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總有悠悠便是志不_七

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_三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之_四不厭矣。守之固。而無所事_五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志矣。明而無所_六五上而知天命。天命即天事守矣。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_七六上而耳順。知_八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也。

學_一古入大學。事見_二人戴禮白虎通漢書食貨志筆既詳大學序_三通義入大學即大學書所載是也_四所_五通義_六猶向也_七為之不厭_八述而篇為_九不厭_{一〇}三十而立_{一一}燃犀解云_{一二}即德性堅定從_{一三}志而進道之在我者確然有以自守_{一四}存疑云_{一五}志學是友求之也_{一六}是求之而得也_{一七}志學如入道其處方行路_{一八}則至其處_{一九}小註可玩_{二〇}知新日錄王陽明曰夫立志亦不易矣_{二一}孔子聖人也_{二二}曰五十有五而志_{二三}學_{二四}三十而立者志立也_{二五}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_{二六}不踰矩也_{二七}豈_{二八}易_{二九}而視哉_{三〇}大志氣之帥也_{三一}人之命也_{三二}木之根也_{三三}水之源也_{三四}源不濬則流息_{三五}根不植則木枯_{三六}不續則人死_{三七}志不立則氣_{三八}昏_{三九}大全朱子曰立_{四〇}謂把捉_{四一}得定_{四二}世間事物皆動搖_{四三}我不得如_{四四}此_{四五}貴_{四六}賤_{四七}威_{四八}武_{四九}不_{五〇}能_{五一}移_{五二}屈_{五三}是也_{五四}文林貫_{五五}上_{五六}云_{五七}立_{五八}是_{五九}守_{六〇}之_{六一}固_{六二}道_{六三}得_{六四}於_{六五}已_{六六}不_{六七}為_{六八}外_{六九}物_{七〇}所_{七一}奪_{七二}則_{七三}守_{七四}之_{七五}固_{七六}而_{七七}無_{七八}所_{七九}事_{八〇}志_{八一}矣_{八二}四十而不惑_{八三}存疑云_{八四}不惑_{八五}只是_{八六}信_{八七}心_{八八}於_{八九}義_{九〇}理_{九一}事_{九二}常_{九三}都_{九四}說_{九五}我_{九六}知_{九七}到_{九八}臨_{九九}時_{一〇〇}却_{一〇一}不_{一〇二}能_{一〇三}行_{一〇四}得_{一〇五}只是_{一〇六}不_{一〇七}能_{一〇八}信_{一〇九}耳_{一一〇}若_{一一一}信_{一一二}得_{一一三}即_{一一四}欲_{一一五}罷_{一一六}不_{一一七}能_{一一八}已_{一一九}矣_{一二〇}又云_{一二一}不_{一二二}惑_{一二三}之_{一二四}深_{一二五}於_{一二六}立_{一二七}者_{一二八}宜_{一二九}是_{一三〇}本_{一三一}見_{一三二}真_{一三三}尚_{一三四}須_{一三五}守_{一三六}住_{一三七}到_{一三八}不_{一三九}惑_{一四〇}則_{一四一}見_{一四二}得_{一四三}真_{一四四}雖_{一四五}欲_{一四六}不_{一四七}知_{一四八}此_{一四九}亦_{一五〇}不_{一五一}可_{一五二}得_{一五三}矣_{一五四}焉_{一五五}用_{一五六}守_{一五七}為_{一五八}故_{一五九}註_{一六〇}曰_{一六一}知_{一六二}之_{一六三}明_{一六四}而_{一六五}無_{一六六}所_{一六七}事_{一六八}守_{一六九}住_{一七〇}到_{一七一}不_{一七二}惑_{一七三}則_{一七四}見_{一七五}得_{一七六}真_{一七七}雖_{一七八}欲_{一七九}不_{一八〇}知_{一八一}此_{一八二}亦_{一八三}不_{一八四}可_{一八五}得_{一八六}矣_{一八七}焉_{一八八}用_{一八九}守_{一九〇}為_{一九一}故_{一九二}註_{一九三}曰_{一九四}知_{一九五}之_{一九六}明_{一九七}而_{一九八}無_{一九九}所_{二〇〇}事_{二〇一}守_{二〇二}住_{二〇三}到_{二〇四}不_{二〇五}惑_{二〇六}則_{二〇七}見_{二〇八}得_{二〇九}真_{二一〇}雖_{二一一}欲_{二一二}不_{二一三}知_{二一四}此_{二一五}亦_{二一六}不_{二一七}可_{二一八}得_{二一九}矣_{二二〇}焉_{二二一}用_{二二二}守_{二二三}為_{二二四}故_{二二五}註_{二二六}曰_{二二七}知_{二二八}之_{二二九}明_{二三〇}而_{二三一}無_{二三二}所_{二三三}事_{二三四}守_{二三五}住_{二三六}到_{二三七}不_{二三八}惑_{二三九}則_{二四〇}見_{二四一}得_{二四二}真_{二四三}雖_{二四四}欲_{二四五}不_{二四六}知_{二四七}此_{二四八}亦_{二四九}不_{二五〇}可_{二五一}得_{二五二}矣_{二五三}焉_{二五四}用_{二五五}守_{二五六}為_{二五七}故_{二五八}註_{二五九}曰_{二六〇}知_{二六一}之_{二六二}明_{二六三}而_{二六四}無_{二六五}所_{二六六}事_{二六七}守_{二六八}住_{二六九}到_{二七〇}不_{二七一}惑_{二七二}則_{二七三}見_{二七四}得_{二七五}真_{二七六}雖_{二七七}欲_{二七八}不_{二七九}知_{二八〇}此_{二八一}亦_{二八二}不_{二八三}可_{二八四}得_{二八五}矣_{二八六}焉_{二八九}用_{二九〇}守_{二九一}為_{二九二}故_{二九三}註_{二九四}曰_{二九五}知_{二九六}之_{二九七}明_{二九八}而_{二九九}無_{三〇〇}所_{三〇一}事_{三〇二}守_{三〇三}住_{三〇四}到_{三〇五}不_{三〇六}惑_{三〇七}則_{三〇八}見_{三〇九}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故_{三一〇}註_{三一〇}曰_{三一〇}知_{三一〇}之_{三一〇}明_{三一〇}而_{三一〇}無_{三一〇}所_{三一〇}事_{三一〇}守_{三一〇}住_{三一〇}到_{三一〇}不_{三一〇}惑_{三一〇}則_{三一〇}見_{三一〇}得_{三一〇}真_{三一〇}雖_{三一〇}欲_{三一〇}不_{三一〇}知_{三一〇}此_{三一〇}亦_{三一〇}不_{三一〇}可_{三一〇}得_{三一〇}矣_{三一〇}焉_{三一〇}用_{三一〇}守_{三一〇}為_{三一〇}

南蔡曰天子嘗以魯之郊
蒞漢周公之衰其正三家
事雖禮而正魯公郊禘
之禮又隱然在言外矣無
遠字宜大既渾言氣順無
少遠皆之意不可遽出
理字又圈外其車不得
為而為一邊變通御之家
語免子解云樊須魯人字
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
仕於季氏史記云樊須
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御御法詳見大學序大全
及蒙八也集註以發之文
林貫曰云註中發之是發
無違之言非發變通之問
意一樊遲曰何一燃屏解云是問無違何以爲孝在事之以
供奉儀文上說三之字俱指親言死葬之以燃屏解云死葬始制其哀擲其宅兆是也祭如郊
禮之令意禮禮即理之六全顧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也禮是先王據事
物之理而節之以成文者渾然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虞夏之書渾渾爾註云深大感曰渾渾
猶渾渾也秘曰渾渾猶混混也謂其渾雅也○為所得為一朱子曰為所得為是合做底本
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
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缺
友弟宜章章圖云此章因
以施教而以循理為孝

○孟武伯問人物備考
十九云孟武伯名夷又各
潏懿子之子也△古註馬
融曰武諡也△父母唯其
微言王觀濤曰唯字八倦
倦懇懇之意不作獨字看
△文林貫曰云其指字也
△微言湯霍林曰疾字不
專是疾病蓋身有一毫不
在名檢一書是病痛處語
要意欲警悟三家之知新
日錄李南蔡曰孟武伯世

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
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
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
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
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
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
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
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
聖而然為是退託也後凡
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
問孝子曰無違名何思無違謂不背於
父也文林貫曰云生尊是父母存日事之只就
供奉儀文上說三之字俱指親言死葬之以燃屏解云死葬始制其哀擲其宅兆是也祭如郊
禮之令意禮禮即理之六全顧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也禮是先王據事
物之理而節之以成文者渾然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虞夏之書渾渾爾註云深大感曰渾渾
猶渾渾也秘曰渾渾猶混混也謂其渾雅也○為所得為一朱子曰為所得為是合做底本
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
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缺
友弟宜章章圖云此章因
以施教而以循理為孝

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各須德為
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思其
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
以發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
親之始終具
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
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是時三家繼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
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論語
論語

稂子第也夫字恐其痛於
寘安鳩毒之中故以父母
憂疾之心動之註守身字
須體會云△周玉繩評斷
諸說辨斷云重人子體親
之心疾不止疾病如指心
逸志腹心之疾盈耳悅目
爽口適體四肢之疾敗度
越禮一時之疾執迷不復
沉痾不返終身之疾云同
林樗起曰陰陽燥濕痰之
感于天也驕奢淫泆疾之
作于人也守其身行
明云寸身所該得履也情
必節嗜欲必寬為一飲食一
起居皆不敢苟謂說古註
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
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得為
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
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之子各疑言父母愛子之
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
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
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
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

不敬亦類於犬馬視其親△古今大全袁九曰古者親有六珍之禮云珍犬豕鷄以養人豕重二
珍馬牛羊以馬為重今之有方者皆能有以備之矣不敬何以自別於今之者乎人揚明補云註
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供養父母而不敬
何以別於犬馬△微言徐
文扈曰敬非儀文度數之
謂如曾子曾元可見敬與
不敬之別說則養犬馬危
辭以動之也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
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
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
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
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
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
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
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文林貫旨
云色是見於面者難是不
可為為的意思△圖解云
凡形乎四體而乎動靜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

乎顏面首是色。色難是出深愛而出之為難。△摘訓云。服者以身服行之也。首何首也。是字。指上兩事而言。△大全釋復心曰。釋文首言也。△不釋之詞。及詞也。△然解解音。形也。△脉云。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深明惟色難耳。愉悅之色。根於深愛之心。不可勉強矯飾。而能所以為難。△釋先

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之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愛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失於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

解。吾言是言語。必是性與天道終日言。其有終日言。未嘗言。意不違如愚。又云。不違是不違。皆心中無分毫障礙。自與夫子嘿默契合。如愚是言。回渾渾噩噩。只像個愚人。一徹。△知新曰。錄湛耳。泉曰。顏子何以不違如愚也。顏子不違如愚。以與夫子無言之教。一也。教之至也。默而委之默而識之。得聖人之學者。其惟顏子乎。亦足以發無行而不與四時行。皆物生。聖人何言。或退而有大全朱子曰。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又曰。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發也。始如愚人。似無發。發今有其私。乃有啓發。與啓子之啓不同。△文林貫首云。退。是顏子自退。首是夫子默察。於是顏子自已勤耐。醉酌去處。亦是度幾之詞。△蒙引云。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脉云。退。是顏子退。首是夫子省。不是去察。如他乃神情默照。處私非私。居去方。寂居之境。△別新曰。錄湛耳。漪園曰。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又黃荅書曰。首。即曾子三。首吾身之省也。言以夫子之言。退。自首於己。身而體驗之也。正顏子之不情處也。私。是只自己本身之謂耳。正動靜語默皆歸己。身皆是私也。△存疑云。私。非身居獨處。相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大全朱子曰。私。今事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知新曰。錄曰。發者精神勃然興起也。發者顏子發之。發之者。夫子之言也。夫子自謂故曰。亦又以見顏子自發。有不專倚於言者。同也不思。△蒙引云。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知新曰。錄李南黎曰。如愚。不思。是就其天札自然。聰明本體。自不著意。象處。形存其妙。非非抑揚之詞。亦非如疑而後信也。△發謂發明。△大全折安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或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宋鑑有傳。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深潛純一。△大全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通書身言。純不雜也。粹無疵也。陳淳

解。吾言是言語。必是性與天道終日言。其有終日言。未嘗言。意不違如愚。又云。不違是不違。皆心中無分毫障礙。自與夫子嘿默契合。如愚是言。回渾渾噩噩。只像個愚人。一徹。△知新曰。錄湛耳。泉曰。顏子何以不違如愚也。顏子不違如愚。以與夫子無言之教。一也。教之至也。默而委之默而識之。得聖人之學者。其惟顏子乎。亦足以發無行而不與四時行。皆物生。聖人何言。或退而有大全朱子曰。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又曰。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發也。始如愚人。似無發。發今有其私。乃有啓發。與啓子之啓不同。△文林貫首云。退。是顏子自退。首是夫子默察。於是顏子自已勤耐。醉酌去處。亦是度幾之詞。△蒙引云。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脉云。退。是顏子退。首是夫子省。不是去察。如他乃神情默照。處私非私。居去方。寂居之境。△別新曰。錄湛耳。漪園曰。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又黃荅書曰。首。即曾子三。首吾身之省也。言以夫子之言。退。自首於己。身而體驗之也。正顏子之不情處也。私。是只自己本身之謂耳。正動靜語默皆歸己。身皆是私也。△存疑云。私。非身居獨處。相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大全朱子曰。私。今事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知新曰。錄曰。發者精神勃然興起也。發者顏子發之。發之者。夫子之言也。夫子自謂故曰。亦又以見顏子自發。有不專倚於言者。同也不思。△蒙引云。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知新曰。錄李南黎曰。如愚。不思。是就其天札自然。聰明本體。自不著意。象處。形存其妙。非非抑揚之詞。亦非如疑而後信也。△發謂發明。△大全折安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或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宋鑑有傳。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深潛純一。△大全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通書身言。純不雜也。粹無疵也。陳淳

日物之一色謂之純體良已具孟子公孫丑上云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朱註云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求廣其耳歐陽通

義云識如字不立言而心解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

心融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一欽條理孟子萬章下云金聲者始條理也朱註

條理猶言脈絡有第九章○子曰視其小人

云二其字俱作人字看揚明云視是大略看以字作為字看兼善惡言二其

字俱指人說欽條理解云以用也謂事之作用也或以仁義或以道德事跡太端可見△知新日錄

湛甘泉曰何謂所以也所以者善也士相見禮初見以言相接也言出諸心不可掩也○為善者

為揚子法言卷二脩身篇云備其善則為善人備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所圖欽條理云常事曰視

非常日觀觀此視為詳又云由來歷也同一作用而來歷不同如同一學業或因道德或因功名或因

因利祿來歷亦不同也△知新日錄湛甘泉曰何謂所以也由者行也身與物接行斯見焉行措於

身有目者所共見也○或曰由行也解釋云為道所行何異後說不可○察其所安揚明云察是究

極其心○蒙引云視是且大略看觀則用意有察則看得深了△知新日錄李古察曰視觀察俱是

一時齊到的方法古人鑒識精靈不待其人之大舉動語彰者我已知之有即其一事之小者有即其

一見聞言論手采而洞透其終身為一皆緣此三法也△衍明云人多死意字心字而以所由

為非心大謬天下豈有心外之意哉所由是所從來說安是無所勉強處皆心術之微也○大全朱

子曰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處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故其去如此做又即

多般有為已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已而讀者固善矣然

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察其所樂○四書講義夏九範曰不觀其所由則王莽之謙恭疑於周公之

吐握矣△察其所安則介推之自林疑於夷齊之無怨矣○察則又一大全厚齋馮氏曰察審於

觀也△欽條理云察此視九詳乃究極其心云二說不同於集註又字所承亦思慮從欽條理也△

且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面

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

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

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

坦然而出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者為小人

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為善也為善者為君子視其所以為惡也為惡者為小人

覺時節若一處放寬不溫便又却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忽然一日忽然覺荷來一切吾人難明之理自然頭頭明顯真矣又云從前所已知的便是故溫者不令放冷即時習之學因溫故上觸起悟端于平日所知的忽然了徹是為知新△直解首言△溫字最有味如水既熱雖火仍冷若火力大猛使之沸則水性失矣溫即是將熟水養于慢火之上如燒煉家所謂火候是也集註溫尋繹也音圖通義自雲許氏曰古註溫尋也尋繹故安又知新者左傳曰盟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溫也鄭註中庸溫故曰溫曰溫讀如尋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註曰尋繹也是兼取古註下句說記聞之學禮記學記篇三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陳氏注云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

觀其所由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難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偽耳豈能以人所安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於度及度所留及○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

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則只當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為方者者以圓用而不可借為圓者故舟不可以為車而行於陸車不可以為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體不具通義自雲許氏曰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存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左第十二章章圖云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成德之士而以其才器

習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子曰先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

○平貢問君子一煥屏解云非問也於君子乃問君子實事△講述云一說以行其所言為先以言其所行為後與先難後獲之先後一意與註相背△衍明云先後宜勿大泥△脈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從隨耳先行其言是行顧言也而後從之是言顧行也此以禮堂之君子期于貢也△大全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周氏名乎先學伯悅宋史無傳萬姓統譜傳△大明一統志十一常州府崇德縣人與弟恭先俱從程願學非言之難上書命云說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而見成德者之言行○三子曰君子周揚明周是心普備其合天下愛之謂不過以天下心處天下不比就在周內見之此是從清院辨心體上一團私欲不周就在比內見之△脈云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素從處色上見△知新日錄徐若泉曰周而不比德性用事也心體本自廣大周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却至虛至虛則至公絕無倚著倚著則比矣公是本體體備著便是於周而不比其仁之無弊者乎△陳琛四書淺說云君子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何害其為周小人當朋雖至千百終不免為比△大全朱子曰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流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為比之不同於己者為比便與比△微言玉觀壽曰此章書傳人說周是偏及天下之意比是偏罪邊意更知周與比是相反者非相似而實不同△謂和同驕恭子路篇云子曰君子和不而小人同不和△述而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章圖云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交際之不同

○子子曰學而不思是學其真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味而無得若只空思空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又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德地做自家不學思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摘訓云學兼知行說微言許敬菴曰體是學於己身謂之精是理於吾心謂之思學而不思則有真行故思而不學則有真體故殆△四書千百年眼度度陵曰學之精察處皆思思之篤切處即學問殆△脈云體于身曰學體于心曰思思是心體不明殆是心體不安△周字只在不學上上見得殆字只在不學上○知新日錄袁了凡曰有聞見而無知譬如人在日光之下而目家無眼不見一物終昏然無得而也△天有知慧而無聞見如開眼在大暗開之中畢竟便是坑塹豈不是危○博學審問一見中庸二十章○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試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夫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一反
 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立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

公孫龍子

論語

四十一

○子曰攻乎異端王觀濤

異端云異端只別是一種學問攻即此人攻之也非異端之外別有攻異端之人△刑疏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正經等道殊途而同歸異端之書或熾或堯舜殘毀仁義是不同歸

△知新日錄袁一凡曰蔡虛無謂孔子時無楊墨異端不該指楊墨謂老極是△諸說辨斷云王永啓曰聖人本來只有此一路同此若謂異端之同德異此者謂之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孝子其說未著異端只別是一種學問攻即此以攻之也非異端之外別有攻異端之人△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認行戾於正道是曰異端△又黃真父曰此章從大禮高皇帝之說更好謂攻擊異端斯官也止△存疑云害只是害自家內之不足以致身外之不足以治人

知新日錄附一說後如攻城之攻已止也攻擊而必去之則害止矣△揚明云害指壞心術惡此道說△便覽云已者甚也

滕文公下云楊朱墨翟之言亂天下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程子曰佛氏上近思錄十三明道先生曰佛者其言近理文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云又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知潘聲震色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彀矣

○子曰由誦女上圖解云曰女知指由自知之本體說添添之道一字△文林貫上且云三之字俱指理說知之為知之

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未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潘聲震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

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

子張學干

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子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

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

中在讓心中心體認的確是知的確是不知自心自証了了分明△蒙引云不知為不知孔子所以刪書斷唐虞者亦為此也如史遷便無此見而為怪說不經之說矣嘗曰長禮至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至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足徵便不言聖人是多少謹重是知也圖解云言即此自家心裏明白便是本心良知△揚明云是字指也知之二句知也指本心之良知△大全詩東陽曰言即人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子張學于樹屋解云子非字來之于乃子涉之于子孫何如學即求行問達之意非若後世之于孫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耳然一萌焉則外馳也△蒙引云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為此而發故著此一句以開先不可說字張學子孫

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云子日多聞一豚云問者問言言見者是善行兼古今問見是言行之資故欲多猶不敢使其多有疑而未信者便闕而不言有殆而未安者便闕而不行△存疑云子張學于孫蓋其為學有于孫底意思聖人教之曰何必汲汲於孫哉必但去為學自學至孫不得于而自至矣何必汲汲於孫哉多聞疑疑以下皆學之事也△知新日錄徐若泉曰於問見中須要關疑始慎言行教之約也反邑之工夫也△又申甫日言行交脩自有許多受用處此便是存在其中矣此

者○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本傳宋史列傳九十九呂大防傳附焉宋鑑云呂大臨大忠弟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循天爵孟子生享上福有知天爵者有人爵者存仁

○哀公問曰一燠屋解云表忠信樂全宗卷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公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君顏回上新安曰顏子終身曾子與子路辭嘗空也此問欲耕也飯一衛靈公篇子曰君以謀道不謀食耕則飯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一燠屋解云何為是問何所作為○圖解云舉是取而用之直是其心行循止理的人錯是舍置而不用枉是心與行拂于正理的人

△知新日錄耿楚侗曰舉直錯諸枉玩錯字非舍棄之謂蓋錯置之錯也則諸枉者亦更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終棄去△諸述云諸衆也用直者專則衆枉不能勝一枉故直一舉而衆枉皆錯不可謂諸子

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回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飯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各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直不能勝一枉故枉一舉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而衆直皆錯不可以謂諸子

作語助辭公瑯琊代醉編

十一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之解何用二諸字之諸說辨斷云王永啓曰何爲一爲

字便有徒求之民意服是心服其義歸之合義非歸往之也尺重上一段下段不過反言以定上意見舉錯之不可不當也人但知註中義多重不知此字亦重蓋直者人心所欲舉也

者民心所欲錯也其所故服反其所故不服也○知新日錄哀○凡曰當時三家擅政舉錯之權不在哀公夫子之言其意深矣○哀公春秋大舍云哀公名將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位二十七年生哀公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論法折仁短於曰哀○好直而惡一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

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

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說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

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撫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大君子大居敬又曰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居敬窮理者明此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右第

十九章

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服民之道以用人爲本

季康子問

揚明云臨是居上臨下之字指民非不說容貌端莊說至心之兢業言公存疑云忠

是盡心以事上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錫之以身率之則民仰其德而忠於已以恩錫之則民感其恩而忠於已教不能者以教而爲善公知新日錄鄭申甫曰孝慈二字孝不但自己孝於親慈不但慈於衆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以孝治天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以慈治天下○文林貫旨云舉兼用賞之意公揚明云勸是自勸自勉爲善○大舍云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諸說辨斷云王永啓曰康子一使字分明是責人夫子告之都其責也問意重使字答意重則字則者言其不待使也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云○集註季康子人物備考云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度子也容貌端一蒙引云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頓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右第二十章章圖朱氏曰此章明感化之道

或謂孔子

文林貫旨云爲政是出仕而秉國柄有疑其高隱意公蒙引云或以疑其有高隱之心而終不爲政也蓋是持孔子年四十三△大舍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在其政其待

價而沽其一也季氏逐君一也陽貨作亂二也○集註定公初年上章說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二不在而退而脩詩書禮樂○朱子彌穀子曰書云孝○然犀解云云字當言字看孝非書詞乃引起語○相孝友○大舍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然犀解云施是推行有政是正己以正家施字宜重看△知新日錄哀○丁凡曰傳謂定公初年孔子不在昭公兄也定公弟也季孫意如逐其兄

以鉤而執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懸軛執轡之屬。故較軛有不同。方第

二十。章圖此章明信。為萬事之本。圖解云。世

乃帝王頭。廢相禪之世。如夏是一世。商是一世。十世

以後。世言可知。如國祚修短。時運更衰。可前知也。集

註。陸氏名元明。字德明。唐蘇州人。本傳見新唐書列傳百二十三。僖宗傳。上文

萬姓統諸有傳。王者易姓。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

年為一世之世不同。欽字。曰殷因。直解云。因是相

襲而不改禮。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仁義禮智信之五常。這其中都有節文。故曰。做禮。蒙引云。可知也。世所損益。言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世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為之間。或有餘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是其所損益。

者。從可知矣。周繼殷而有人上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之大者。則亦因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為。或大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是其所損益。文。損益字。所損益。特所因之。枝節耳。如支質二統。亦不過為三綱中之。事。八。摘訓云。其或二字。存。

集註。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後漢書列傳五。十上有傳也。夏尚忠。人

全朱子曰。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磨則漸有形質。制度前未有文。宋文則就制度上。事加。宋承

夏正建寅。大全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二月。而曰正月。取王者為正

之義。建寅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小過不及

小字。或作大。識緯術數。韻會云。識。徐曰。識。緯。皆

言將來之驗也。增。牙。律也。後漢書光武紀上。識。識

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今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在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鈎。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今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在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鈎。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符命之言誠驗也言為王
者受命之徵驗也又樊英
傳註曰緯者易書詩禮樂
孝經春秋各有緯文桓譚
傳註數術明堂義和史
之官也△文獻通考陳氏
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
言緯七緯也後漢書中候
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
稽覽圖乾鑿度圖通卦驗
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
璣鈴考一類一類形德修
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
度災紀歷編含神鑿也禮
緯含文嘉誓命徵手威儀
也樂緯樂動聲儀禮緯嘉
也圖說也孝經緯擬神契鈞命契也春秋緯漢孔元圖命包文耀鈞運斗極感精符者異郵保壽圖
漢舍慈子依助期擬誠圖潛潭也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恭以齊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
復舊物乃亦以承伏自累從風而靡曹慶以此論在氏學曹慶以此定漢禮作太平樂人儒若鄭玄

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
所祭之鬼謂

因所舉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
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
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
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
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大秩人所共由
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
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
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
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
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

車以識言經何休又小兒言矣○古半開惟恒謹張衡九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重命受終莫不君
臣傳會符命之源定出於此階唐以來其厚寢微矣○大全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一暴者明之識及亦
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類氣厭勝風角等皆是○天叙大秩書言陶器篇云天叙有典叙我
五典五性或入叙有禮真我功禮有庸或詩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倫敘也秩者重車也具
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悖厚庸常也所謂天地漢書房傳下六韋仲舒傳賢良策春
秋大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誥也制度文為禮記仲尼燕居篇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
禮云○古今之通誥是亦賢良策之文見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
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第二十三章 章圖云朱氏曰此章由古今禮制因革可推之定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求媚微福也禮記曲禮下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各曰淫祀淫祀無福也○禮記曲禮下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各曰淫祀淫祀無福也
以通事神弗享也故無福△知新日錄家了凡曰人神曰鬼按非其鬼不祖其祖示如適之為者
侯公子為大夫大夫所祭當正稱若祭祭乎上帝所謂非其鬼也謂求福也鬼不可欺知逆禮為
則必無福是其祭亦徒矣人難得見我見而不行分明是無勇則猶其所見亦虛矣見義不仕燃犀
解云見非真知灼見乃彼亦眩得如是無勇也是私意牽滯不能決斷的△圖解云余伯恭曰兩樣
的人○是季氏旅泰山之類○是再右曲詭救之類似有所指非其鬼猶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民不
祀非族是也謂主心勇乎私謂者謂之詞辨勇者謂之詞謂於鬼神一念何等暗昧見義必為
一念何等光明存疑云○是不當為而為是當為而不為有太過不及意○第二十四章 章
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借喻柔懦之過失

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一卷終

大舍勿軒能氏曰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孔子謂季子揚明云謂是私議乃記者之詞。賈宜云庭季氏家廟之庭。燃犀解云是字指無舞也。君者有禮然安意之謂孰字包得廣凡逆理無不可為矣。要得可字意。論舞也。四書覽路黃維章曰倫是舞者之班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此左傳隱公問羽數而衆仲對之之語。每倫人數如其倫數。謂天子八倫。則六六三十四諸侯。六倫則六六三十四。此杜預何休說也。每倫八人。則服虔說也。燃犀解云。無樂容也。倫舞列也。舞以合樂樂有音則有舞。舞舞千戚文用羽籥以八為節。每倫八人。惟天子用全八倫。六十四人。八數不可。而皆列視貴賤增減各以兩。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八三十二人。士八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通前篇末二章 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不忍也孰

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天

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

十六人。大舍問公何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禘者如何米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亦是其禘少而人多如此哉尚忍為之王觀濤真注云集註尚忍為之畢竟重禘天子禮說此猶可借則凡百禘祭之事孰不可為只一孰字中試父與君都在但不可說此而輕上借八倫耳國曰忍容之大全雙筆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一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又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又雲夏胡氏曰前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忍字指春秋殺亂賊之法而言○毫髮稽蓋蒙引云借有心差無心也一說差只是余也承借字為類此說較優於前說△又云范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為政以下非章指故圈外

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借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心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三家者以雍徹

子白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名微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者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備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

之不容誅矣文選三十八便元規讓中書表云罪不容誅注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不足容受之○三家者魯上四書微云別疏曰三孫同是

以字作用字看天子穆穆然犀解云大夫稱家者言這一番人雍周頌篇各武王祭文王前樂章△楊明云不待多說但舉雍詩之辭其無知妄作之罪不待言而自顯矣△微言主觀禮曰此章重取字△通我白雲許氏曰奔走無群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多矣取此章聖人有惡之意焉有憫之意焉至於譏之意則何及也

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慶長之稱也言已足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之次故取慶長為始也○程子曰周公知新日錄黃案卷古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學漢儒曾頌闕官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之分所當為曾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考也嘗用天子禮樂者末世之禮也非始予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應儒之飾詞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大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矣昔成王命君陳奉養以尊周公之猷訓為管猷訓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魯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廣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又何復

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亦極矣猶
不許晉文公請隧而謂成王不知襄王乎且伯禽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是受禮不
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僭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
者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昌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
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下郊之僭始於僖也宣九年書曰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
士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子享祀不志享皇帝皇帝後魯魯身
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伯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明論語載孔子
之言曰禘自既灌云一句禮記載孔子之言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
當時魯之僭禮也不推聖人非之夫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也乃借名於成王伯
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詐倣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
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自其牲乎自者殷之色也魯之郊用之宜也魯人
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二高而且
郊可以留而不郊也乎于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魯郊則以為魯若其果受
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曰魯亦嘗嘗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輩所
之終不敢議

○子曰人而不仁圖解云不仁即上慈心禮指禮儀玉帛說如禮何者顛倒不可言之狀樂指聲容
舞蹈說如樂何者暴戾不可言之狀△揚明云仁人心也人心之敬處禮之為禮不仁則其心肆而無
節其餘禮何人心之和處暢而為樂不仁則其心乖而多戾其奈樂何△文林貫直云如禮何猶云
無奈禮何△蒙引云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玉帛之類樂有鐘鼓之類其實皆

此心之流通也人而不仁則此心便死殺了便行不去了如禮樂何△知新目錄徐岩泉曰仁人心
中天理也禮是天理中敬處樂是天理中和處△心天理不虧自和敬而禮樂皆從此矣若此心既
悖了天理則已失了禮樂之本雖禮前人之舊迹亦自禮貌不泯洽聲容不融貫用禮樂者自兩截而
見聞者亦自無味如禮樂
何哉此章之意根上三章
來△存疑云仁人心也禮
之本敬而已樂之本和而
已和敬皆在於心人而不
仁則其心亡而和敬失矣
外面雖欲用禮樂然內本
既失非枉格而不勝則施
為而屢失故禮樂不為之
用李氏跋倚以臨祭是不
能如禮何也魏文侯雖見
而聽古樂惟恐其或非也
不能如樂何也△說說
斷李九我曰人而不
是季氏三家之屬縱
恣全不知有綱常倫

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
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竊之非○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
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二
家雍徹故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
游氏曰人而不仁
則人心亡矣其如
禮樂何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樂
游氏曰人而不仁
則人心亡矣其如
樂何哉

禮樂何哉
人用也○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失正理則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
待人而後

分法度的人。即舞公。歌雍微與禮樂。何。干

程子曰仁者。近思錄伊

川先生之語也。蒙引云

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

得心。故置圈外。李氏說禮

樂不認但仁字似疎。故又

居後。李氏曰名郁字光祖

昭武人。宋史伊洛淵源錄

等無傳。言行錄外集九有

補。又萬姓統譜李郁字光

祖光澤人。少從楊時學。時

妻以女。荀非其人。孟子

盡心下云。孟子曰。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

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右第三章

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禮樂以仁為本。仁兼人心事理。

○林放問禮。史記家語不載。林放。孔子通紀載之。△揚明云。林放魯人。姓林。名放。字子丘。△直解

之本。與夫子從先進之思。有默契焉。故大其問。註時左逐末。一何高。下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也。

子曰大哉問。微言王觀濤曰。大哉問。是大其有。起世之見也。至由本可查其全。如木有根。漸生枝葉。

又見朱子推出。非本直。△脉云。大哉處。要得此問。不止係於一言。而關世風之升降。不止於君子之

佩服。而便為朝廷之一箴也。豈不大哉。禮與其奢。一極。庾解云。禮字。包得廣凡行的。皆是儉。非織章

無鐘鼓鐸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

自此於八佾齊。誠之後。疑其為儻禮

發也。林放問禮之本。世之為禮者

專求其末。而疑其本。之。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

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

不在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鐘鼓鐸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

自此於八佾齊。誠之後。疑其為儻禮

發也。林放問禮之本。世之為禮者

專求其末。而疑其本。之。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

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

不在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於哀。而

果踊有以故與物者袁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造也果踊無節衣服無制

全章圖通義程氏復心曰范氏說是發明字字之義楊氏說推明本字之義故集註兼取之

右第四章章圖朱氏曰此章明禮之本而救時之弊

○子曰夷狄之入也然犀解云白虎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虜也辟易無別也又云有君是知中國有君又云夷狄猶知中國有君而貢獻云云

文林貫曰云夷狄之有君長而為臣者猶知上下之分不如諸夏之人反不知有君而亡上下之分也直解云諸是象夏是六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圖解云肅慎真格知越裳獻白雉是夷狄有君也肅慎請郊夏請隧是諸夏無君也△楊明補袁凡曰舊注云中國

禮表之盛而夷狄無也夷狄之有不列中國之亡乃是攘狄尊周之本意春秋之作爲是故也我祖高皇帝謂此書意亦如此△蒙引云當時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國孔子蓋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痛之之辭本文既只曰君而註又曰僭亂乃知此章爲下僭者設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讀亂綱目辨斷沈無回曰此是借夷狄以其痛中國非貶中國而與夷狄也

右第五章章圖云此章歎時之衰

○季氏旅於泰山解云旅者陳物以祭非常祭也將旅尚未旅△蒙引云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求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楊明云禮書云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辭神而祭也△文林貫曰云救是正其僭祭之非△楊明云曾猶乃也泰山是個聰明正直之神不如字旁著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及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儉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爲之簋簋遵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

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以此

夏之亡也

日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及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記為質即為文禮原不
及後也即約禮復禮之禮
魯得深矣故夫子有起予
之嘆△又焦漪園曰起予
者商也非發夫子之未知處
發夫子之未言處耳△脉
云夫子但引而未之發得
子夏一言不覺十分快暢
故曰起予非發夫子所未
知發夫子所未言未徒發
夫子所未言亦能發之予載
之精意亦能發之予載
味之后也始可與言△
犀解云始即方字意可與
是詩之詞言詩取其得
從先反本之意集註子貢
因論詩一見學而篇末章
引云子貢因論學而知詩
篇云其受知自受來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
之人則禮不虛道禮其志
大全新安倪氏曰

記曰金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中庸十九章云夫孝
金繼人之志善述入之事也其為詩也△孟子告子下云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註云固謂執滯
不通也為猶治也相長之禮記樂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也△大全新
章圖云此章因論文質比
後而致稱許之辭
○子夏禮記圖解云禮指制
度文為和不足△史記世
家第六索隱曰杞國名也
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
也△燃犀解云杞夏後伯
賢湯放桀封少康之後于
杞是為東樓公武王克商
求禹後得東樓公後封于
杞即今開封府杞縣因殷
後子姓公爵武王封微子
于商立之墟奉湯祀即今
歸德府△大明一統志卷
二十六河南開封府杞縣
在府城東一百里古雍國

者大射之禮。稱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
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
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

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音覓。又絢呼

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
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
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若有素
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

為飾。故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問之。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
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
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乎。子曰。起

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

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

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言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
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
皆可與言詩。○揚氏曰。其受和自受
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

黃帝之後殷周皆以封夏後為祀國云△同卷二十七河南歸德府古商生湯所居是都地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云△文獻不足

獻屋解云不足非全無也故典散亡老成凋謝存於一於千耳△正蒙云無微而言取不信謬妄之道也△祀宋不足微吾言則不言周足微則從之故有微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知新日錄鄭申甫曰周禮原監夏殷周未文勝人非其舊夫子欲以夏殷忠實救周之文而文獻不足故致慨云夫子豈不能言也信無微則不信耳夫子非思夏商也感周也△直解云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有蓋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祀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為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商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小

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直解云孔子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直解云孔子

宋世次圖見圖史合攷石第九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歎惜先代損益之常之禮

○子曰禘自一燧犀解云禘是皆禘勿入王者之大祭△揚明云往是降神之後△燧犀解楊維節云灌者祭之始也此不欲觀明謂終無可觀矣是夫子微詞△又夏釋仲曰不欲觀三字而語甚婉作文只空空描寫愛會其欲言不言隱然歎息方妙勿露楷字與不敬等語△覺路云自既灌而往包禘之始終言灌後禮行九獻樂舞八佾所以不欲觀△直解云往字解做後字孔子說我嘗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陳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虛文無一些恭敬誠格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觀之矣△集註趙伯循唐書啖助傳後云趙匡啖助高第也字伯循河東人云禘者王一公牟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啖助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圖史△知新日錄袁了凡曰爾雅云禘大祭也大傳云禮不主不禘故知為王者之大祭趙伯循之言據喪服小記也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成王至重祭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自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故賜之以重祭云以文王為一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註以文王為所出之帝此例天子之禮而意說也成王賜魯公之祭其說祖於明堂位觀其所記只云祀周公初未嘗及於文王蓋魯只是用禘之禮樂以祭周公未嘗敢效魯公所自出之文王若果推及文王則文王之

繪事後素而子夏日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精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

以證吾文獻不足故致慨云夫子豈不能言也信無微則不信耳夫子非思夏商也感周也△直解云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有蓋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祀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為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商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小

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直解云孔子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直解云孔子

諫明也。花如芙蓉。花如黍。則
黑黍也。苗如盧。盧天禮之中

又一大全云。借禮元已失
禮既灌。懈怠為文失禮。

夫子嘗曰。我上此以下至
衰矣。禮記禮運篇文。當全

大全云。魯事。蒙引云。考
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

非也。須兼周與魯。謂魯
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若之

魯。又有謂郊之借也。有第
一章圖曰。此章歎諸侯

借禮。而見正名分之意。於
泰山。是大夫借諸侯之禮。

禮是諸侯借天子之禮。
或問禘之上。揚明云。或

是當時。人未知姓名。問禘。問魯之大祭。說指禘之義。知其說者。一。祭。知字。不作。聞見粗淺。看其精
神。默合仁孝與尊親之念。渾洽便是。說禘之說。在禮儀禮樂之外。文林貫百。於天下。於字。盡
治字。看。諸說辨。斷云。辨。余細玩。此章本又不自洽。天下。而曰。于天下。說者。俱就。說。天下。上。講。如

言。○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

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

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

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

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

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

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

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

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

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魯。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

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主報

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

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講者。故以不

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

何圖。不必實作。泊意。請而不請。斯示字。亦不必作。視字。解而斯字。即着在禘上。說天子言有人知得

此。禘則其于天下。的事體。俱有若昭。示于斯。禘上。到于指其掌者。正扣着示諸斯。的斯字。之光景。而

言也。如此。說以勝諸錄。曰。然。知新日錄。徐君泉曰。指其掌。身指。指皆屬。聖至。近至。便舉。而指之

在我。而曰。然。解云。斯

暗指。禘說。集註。仁孝誠敬

大全。黃氏曰。根。天理之自

然。謂之仁。形入心之至。愛

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

主。一無適謂之敬。不主不

禘。禮記。人傳云。禮不主不

禘。云。理無不明。蒙引云

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

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

○祭如在。圖解云。如

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推

廣禘之功用。而隱其義。

在就心上形容不重先
祖來格諸說辨斷楊慈
湖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
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
不止于如在蒙引云北
齊永安簡平王後高觀第
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
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俊
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
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
嬉戲不節見北齊書列傳

集註祭先祖也講述云先
祖兼考妣是在家之祭
祭外神也又云外神天地
山川等皆是在官之祭
太全朱子曰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
者此孔子在官時也子曰吾不
不得致如在之誠兼先祖外神然屬解張天知曰上三如字以心之誠處言如字以心之誠處

言惟當事而心有所感故雖事心有所歉也三句一直下以心恍神之臨曰在以此我心而親臨子
神口與言字重乃先祖之遺言神之在也不指太子自身言不與祭亦就如在之心設言豈非真事
集註有故大全慶源師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缺然字書缺然不心足之貌也莊子逍遙
遊篇云自視缺然○七月成三禮記坊記篇云七月成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戶註云承猶事也
又祭義篇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
乃且其所以齊者祭之日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音然必自聞其聲也○韻會云洗心曰齊防患曰戒是故郊則禴又十一原道云
郊焉而大神似朝焉而人鬼享誠為實也大全慶源師氏曰禮為虛非其禮自虛特指攝祭之禮
而言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石第廿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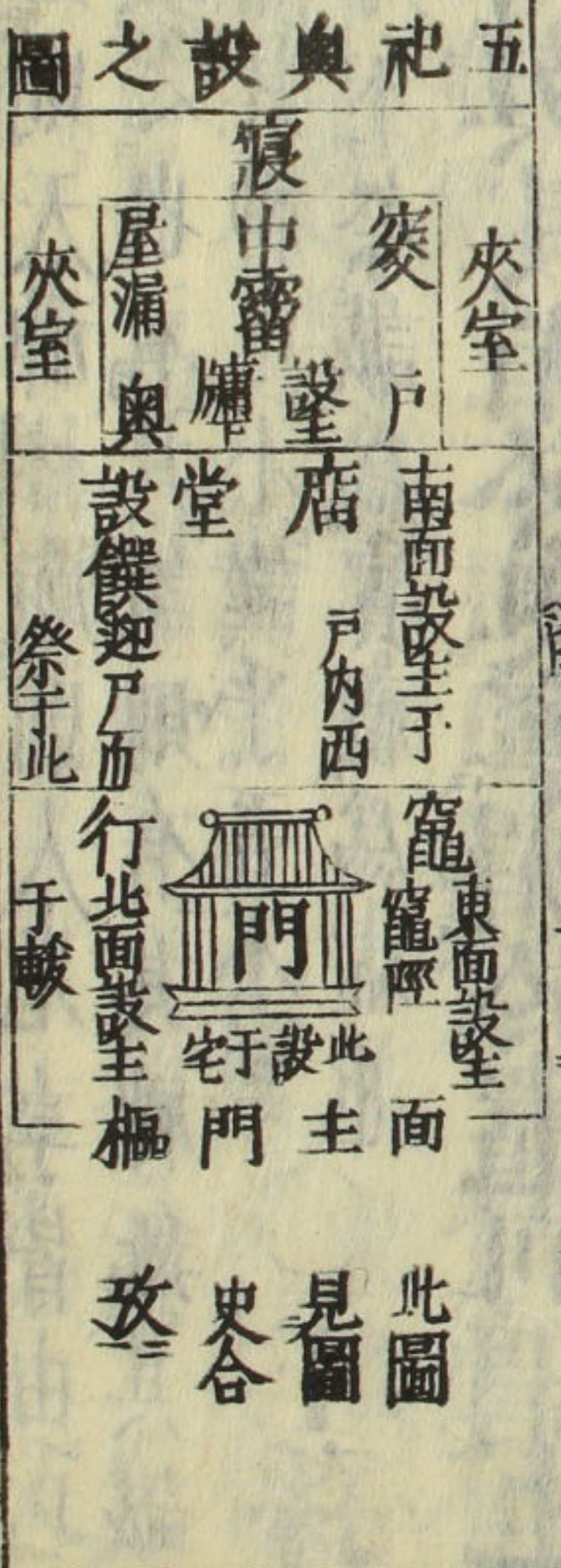
○子孫賈問圖解五廟是謂廟以求福意諸說辨斷沈無梁曰說與喻近臣竈喻執事管登
之云所謂廟必指廟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頭焉是所謂廟也蓋有
敬於衛人之舍執政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諷孔子之咄曰未必然覺路
唐士雅曰何謂非謂問之謂乃諷孔子口氣賈意孔子欲在定須藉我援引故問時俗所云集註王
孫賈人物考圖史合公等
有傳云西南隅一爾雅云
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
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庫
東南隅謂之突五祀大全
云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

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臣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
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
祭外神也祭先王於孝祭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
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
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
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戒二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

山川等皆是在官之祭太全朱子曰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
者此孔子在官時也子曰吾不
不得致如在之誠兼先祖外神然屬解張天知曰上三如字以心之誠處言如字以心之誠處



云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

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天字特地是以壓竈與與而其所以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
 存疑云註天即理也此語有病不如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這天還是蒼蒼之天至論天之所以
 為天則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个
 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右第十三章
 ○子曰周監於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而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右
 節之謂也郁郁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孔子之從周即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煩文縟飾
 也△摘訓云監字內便有損益意惟其損益則有以濟忠質之所不及而文盛矣視二代之
 蒙引云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而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右

第十四章 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歎美時王之制

○子入大廟知新日錄准甘泉曰入大廟每事問何以爲禮也禮入國問禁入野問俗入門問諱
 入廟問禮斯不亦爲禮乎禮也者敬也或曰雖知亦問然則聖人亦爲問者與曰非也禮樂名物未
 子雖嘗學之至是乃驗其實也△又李南黎曰孔子每事必問非問周公所制之禮乃問其變更周
 公所制之禮也國曰鄉人然犀解云或是席中助祭之人△大全吳氏曰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
 弱是禮也揚明云是指每事問言即此就是禮不必說敬謹之至△講述云或人譏夫子不知禮
 又稱其爲鄉人之子其詞傲夫子答之曰是禮也何等和氣孟子於王驩曰我欲行禮等語則英氣
 盡露矣大廟魯周公羊傳文公十二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公稱官周公何以稱太
 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大明一統志二十三山東兗州府周公廟在曲阜縣魯城內有宋真
 宗御書碑存鄒魯邑上略史國名紀云鄒魯下邑今充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異△大明
 一統志二十三山東兗州府云鄒城在鄒縣東內節叔梁紇所治之邑漢置南平陽縣後省○尹氏

曰知新日錄高曰女曰尹氏以爲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不言曰此曲說也若以
 知亦問爲謹之至則必今日入大廟每事問明白入大廟又每事問豈不迂闊乎說歎歎若有下日
 之不問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爲謹矣而唯然則何知曰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有不知者乎曰
 禮之所由知者理而已若
 夫器數陳設登降周旋乃
 是人所制者非問何可得
 知蓋孔子始仕之時初入
 大廟而每事問耳或人之
 意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
 也乃何不知而問而尹氏
 之意則曰孔子聖人無不
 知者也雖知而問然不知
 聖人實是不知而問在

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

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

祭之禮以敬爲本
 李南黎曰射有禮射有武
 射禮射也鄉射也鄉射有
 三大射實射燕射是也此

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
 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
 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
 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
 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
 禮者豈足以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

章所云射乃是太射也。王散軍郊射，即大射也。△蒙引云：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字，則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武射雖禮射亦主皮，故孔子嘆之。△諸說辨斷：王永啓曰：此鄉射非武射也。武射雖亦主皮，春秋列國兵爭，但知有武射，不知有禮射。古道民然，故夫子傷之。△又焦漪園曰：古字所誤者，遠不指武王散軍郊射之時，此道自唐虞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嘆息，謂非禮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古之道，言凡入皆當戰爭，皆是武射，而古人鄉射之禮廢矣。非謂今人之鄉射主於貫革也。謂之鄉射者，以別於軍旅之射而言。△微言湯澤林曰：此即射以傷世道之不可不專指射也。△燃犀

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至於中而不至於貫革，蓋以入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解云：古字不專指周初說，不說今人所無，而但嘆古人所有，言外有無限感慨。○射不主皮，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士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布侯而射，覺路顧若更白，鄉射者。曰：大射賓射燕射，盡布為正。賓射燕射之侯，棲皮曰鵠。大射之侯，皮革也。士皮則知此為大射耳。△大全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備，故謂之為鵠。△又金仁山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古者射以禮記射義篇云：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正蒙云：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記曰：樂記篇也。○子貢欲告。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班朔於諸侯，侯藏之，祖廟至，親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云見圖史合攷。△大全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橫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格，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又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晦且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微言具無障曰：子貢欲去餼羊，是怨激之論。謂禮既不行，虛名何益。固不若併去其羊之為愈也。夫子以名實兩存，固禮之幸。縱使有名無實，猶愈於併去其名。餼羊若在此禮存，影響豈曰羊存，猶得以識之。○集註：諸侯受一蒙引云：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誌，只言諸侯者，此章為魯事而發也。餼，生牲也。又云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時君告朔則殺而用之。○文公名與僖公。子貢曰：賜也。○摘訓云：兩其字俱指告朔而言。△燃犀解云：愛非惜費，乃珍重之意。又云：禮非猶大行之禮，只是亡於禮者之禮愛，非傷禮只是不忍廢。△圖解：呂子傳曰：愛餼羊與作春秋之意同。作春秋因當時不能奉行周天子之法，故寄其名于物，皆欲于空名上存定義。○石經禮記卷之四

章圖朱氏曰此章惜時君廢不當費之禮

○字曰事君直解云禮

是恭敬之見於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語是求媚△然犀解云禮自有當然準則盡禮不過是尋常節且不過其則如拜下之類人以為又云人字泛說語是微寵意非側媚也

集註五民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本傳見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傳一百四十五也△萬姓統譜宋黃祖舜福清人云著述有易說國風小雅說禮記說歷代史議及遺文十五卷孔子

於事上蒙九云蓋盡者在禮之外加則為諛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右第十八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事君之禮而歎時俗之衰

○定公問君上人物考云定公名宋襄公慶子昭公弟也△講述云禮是心不忽忠是心不欺只人

一人心因上下而異各耳故臣亦有禮事君盡禮是也惟忠則禮盡君亦有忠信重祿是也禮由忠而出△知新日錄牛春字曰使字只是服馭之意非役使之使公文林貫言云使是使任以上稿下之義事是服事以下秦上之義如之何是究使事的道理以字作盡字者右第十八章章圖云

此章明君臣交際之道

○子曰關雎講述云哀樂流於人說勿指文王蓋

宮中之得失係國家之治亂故官人被文王之化而樂得聖配道其憂樂之情如此不流在宜其有見之不傷在不能無見之俱重后妃之德上小註憂止於輾轉反側而不滌泗滂沱樂止於琴瑟鐘鼓而不沉洄浩決此皆宋註存疑云憂樂是詩人之憂樂詩人官人也官人何為憂樂中宮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恒

論語

冬之朔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錄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

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猶

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佛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

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

諛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諛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諛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諛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

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

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

關雎是固官人之所不能忘情也△知新日錄李九

我曰關雎樂名關雎之樂古人用之房中者師塾之始關雎之亂即此關雎也

夫子美關雎之樂其聲樂而不淫二句與洋洋盈耳意同△又蘇紫溪曰此詩樂也非詩也古人以詩詞

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師塾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云云

註蓋其憂雖一蒙引云其詞詩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石第廿一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關雎一詩之音

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石第廿一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關雎一詩之音

○哀公問社○百虎通云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封用五色土為之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為之土皆以黃土△應劭風俗通卷八云孝經說社者土地主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

王以為社而祀之報也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揚明云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夏曰后氏以禪受言也

獨以栗為戰栗此宰我或因俗說或出也見而附會此言說者乃謂宰我傷尊之弱欲其用威以制一家此又是甚幸我附會圖

史合攷云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入正之意也相猶迫也親而不遠土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

主天正之意也△直解云一說湯海若歸正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意蓋有所主宰我戰栗之對蓋勸之斷也夫子

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而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

論語

十五

論語

十五

論語

十五

論語

十五

論語

十五

論語

十五

責之以三家之備惟禮可
以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

也若謂管仲我不知立社之
旨而誤為此說則亦淺淺

乎觀幸我矣管子古者立
社大全唐孔氏曰夏都

安邑宜松商都宜楸周
都宜錫宜栗朱子曰只

以樹為社古使神依焉如
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

社如楸社枌榆社之類欽
戮人於社慶源輔氏曰

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
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

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
殺軍行載社主以行費用

命則戮之於社也子開之曰文林貫曰云聞之是聞軍我之安對之點石云勢必成爲遂成之久
爲往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各謂指其行也△存疑云三句泛說管仲我蓋意在言外△微言
王觀濤曰成在遂後既往又在成事後△蒙引云三句只是馴不及意原管子章圖云此章責

也宰我不知而妄
對故夫子責之

管子曰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
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

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
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仲儉乎曰管民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焉於處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
能見官一人常兼數事

然則管仲知
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子曰管仲管子傳詳見史記列傳第二世△燃犀解云器是人之器局分量器小責其本不稱
它的伯功仲的功業儘好借其不明于學爲富強之計而局量無幾到底不是大受的人

編淺大全勉齋賈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
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涉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張小是以分量

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詞△蒙引云局量褊淺以內中所受言規模里狹以外邊所設施言△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局量以中容受言如盛米盤盂大的容多水小的容少水規模以外邊造就言

如做成床屋大的闊幾尺小的窄幾人講器小只此兩句不能正身脩德等意俱未露或或人疑
之國曰管仲燃犀解云儉約者每不侈大故疑器小爲儉△存疑云儉則收斂而不開闊近於器

小故或疑器小之爲儉△微言椰嶼山曰儉者每斂約而不濶大故疑器小爲儉知禮者多願大體
而不吝嗇故又疑不儉爲知禮三歸更記管仲傳註正義曰三歸二姓也婦人謂嫁曰歸△大明

一統志卷二十三山東兗州府三歸臺在東阿縣西一里世傳以爲管仲所築△指南云按三臺無
定說或謂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能至其上三歸或是此義又或謂擬筆家三思意此言其後

二說唐幾近之△大全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處望家有築臺三歸法蓋左臺也其自相乘凡爲若
千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益爲中方之數容

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
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

者八門而在不審吾者八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歸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

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見大△厚齊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

與中故臺謂之三歸深簡管仲文林貫首云邦君是諸侯反也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隣國為好會
主君獻賈賈建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賈於坫取爵洗爵
以酬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賈答拜是賈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
無之△蒙引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者而犯禮惟器小中之二事爾孔子只是應或人之問非
直以二事証器小也屏謂之樹是爾雅註也坫在兩楹上大全云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
寸足高一寸漆赤中△蒙引云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知今人承以案
蓋古者地坐未有椅桌坫字從土恐是尾器△又云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
如今人把盞置案於廳前中央也獻酬詩小雅楚茨篇集傳云主人酌賈曰獻賈飲主人曰酬羊
人又自飲而復飲賈曰酬○蘇氏曰一名斝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傳見宋史新篇萬姓統譜等書
脩身正家大學八條目楊雄前漢書列傳五十七云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所謂大器也楊
雄法言卷六先知篇云或曰齊得夷吾而韋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繩乎先自
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也吳秘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出於是天器也○
公內辨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次衛姬生惠公次衛姬生孝公次衛姬生昭公次衛姬生懿公宋季子生公子維地
全合諸侯上憲開篇云子曰桓公九谷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九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道學不明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舍而不知禮管夫子
器小言外事却自器小中來若器大見得大自不如此註中道學不明字妙詭遇為之範孟子滕文
公下篇云昔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鳴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之說遇朝而獲十禽

○子語謂大師上揚明云大師是樂官之長即師也樂其或知言樂亦難知不是說管仲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蒙引云當也△燃犀解云始作初案△知新日錄李南榮曰始作之時人

與器未相習若有於持少
頃則習熟渾化任其所之
故曰縱之△蒙引云易如
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
傲如暢而不混也釋如雖
不混亦不閉斷也翕如與
純如則有始後純如與
如釋如則一時之事不可
分先後△知新日錄徐岩
泉曰以成者不謂樂之一
成所謂如此左成簡樂左
不失先王制樂本意探本
之論△存疑云此聖人欲
正樂之意集註○五音六
律左傳昭公二十年云五
聲六律杜曰五聲宮商角

君為兩君之好有及坫管氏亦有及坫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
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
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
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
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
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
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

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為
陰聲為呂此十一月氣也
又詳見禮記禮運樂如貫
珠謝當特樂部論云其聲
相連如貫珠也云右第二

○儀封人請曰國名紀云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儀

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
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
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
云△通義自雲許氏曰魯
定公十四年孔子攝行相
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
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
其此時歟見揚明云見之兼通言于夫子而夫子與相見二意何患於喪何
患于世喪道封喪不專損失位言△知新月錄李南黎曰封人意謂天以災位厚天子三子不必
以此為患也木鐸圖史合攷云類考云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古有金木之異金古鐸

木 見圖史合攷

鐸



集註 儀衛邑披大明一統

志河南開封府有儀城即
封人見孔子之所也△又
按明時河南諸府多古衛
地也封人掌四書徵云
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於晉
陽△大全胡氏曰封人周
官各掌為畿封而植之左
氏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
人肅封人皆此類△左傳
隱公元年穎考叔為謂谷

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
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
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
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
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
歸反始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
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
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
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
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
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小則疑其為儉以不檢告之則又疑
其知禮蓋世方以說遇為功而
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子

語魯大師樂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也從之純如也嘽如也繹如也以成

聲太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
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嘽明也繹相續不
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
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
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
無相奪倫故曰嘽如然豈官自官而
商自商乎不相友而相連如○儀封

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刑具謂之金鐸木舌而朱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
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

德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云其揆一也

孟子離婁下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右第二十五章

章圖云此章明節武二樂有同中之異

○子曰居上不寬燃犀解居下不敬禮是應酬交接時敬是心無傲慢

不敬禮是虛文耳△揚明云為禮凡幣自交人獻酬交賢祭祀交神皆是

不哀燃犀解云臨喪是居父母之喪哀是心之悲痛

不哀是無至情△摘訓云臨喪臨人之喪也吾何以心大全雙筆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敬哀三

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其底

去看他△朱子曰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哀觀之不是不敬觀之不是不寬觀之不是不敬

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於處反知去聲

里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

觀也重在以字上△直解云吾何以觀之哉蓋甚言其不寬取△文林貫首云之字指居上為禮臨喪之得失言△脉云此章見大端務本也重寬敬哀二字云寬是寬大有容非寬厚之實禮是周旋進退之禮喪是父母之喪寬敬哀俱就心所存言

右第二十六章 章圖云此章明處事之大節

且焉○子曰里仁為美揚明云里仁是里中有仁厚風俗美字就在仁里上見不處是不居仁字指心中仁者△蒙引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為美矣焉得知此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不必謂既知其為美而又不處也△知新日錄蘇溪曰此章當以孟子註疏為正人之一身猶知擇仁里而居至於心乃不擇仁道而處是知有身之安而不知有心之安何以為智△又附袁了凡曰風俗通註云里者正也凝神定志至于是而不去方是里仁則隨方任真悠優受用乃安宅也則微藩離八荒一闕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至廣而不狹豈不為美不知仁之為美而不居仁無感也知所擇矣而又不處焉則雖河海本真皆虛見豈得為智乎人都以能擇為智聖人獨以能處為智此仁智合一之理△又曰按說文里居也里仁即居仁故孟子于擇術引之又說文居處也故處仁即

是里仁正相照應依今解演說里仁左通若除却有字則里安得仁耶又須說仁厚之俗左無病若單說仁則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安得二十五家皆仁耶風俗通五家十軌為里安得百家皆仁耶古者死徙不出鄉蓋井田之法行則分田受里便為恒產故出國則為仕而思土出鄉則不齒于土安得聞他鄉俗美而遠遷也曩者註之

是非之本心△大全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章圖通義鄒陽朱子曰此章專言擇里之事仁以居俗里仁為美是一國之俗公世後仁民焉有不仁是天下之俗

論語

二

仁

仁

仁

仁

仁

子曰不仁者揚明云不仁是私欲錮蔽失其本心者字指人不可是不能樂只是一種光大之趣亦作厚富蒙引云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貧約也樂豐樂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仁者不可甚低看若說得甚低則於文字說不去適云非安仁私仁之人云耳△直解云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主不為外物所搖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主則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強制久之則愁苦無聊凡苟且邪僻事無不為已豈可以久處約乎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凡驕奢縱之事無不為豈可以長處樂乎仁者安仁了文林貫首云仁者是天理純全之人安是無勉強利字當於字行

之本心而不○子曰不仁者不可以得為知矣
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

△燃犀解云大全朱子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就之則利去之則拂無此說△蒙引云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又則濫淫必矣吳氏謂聖人待人厚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說長△問舊說不可久處約樂向都說一時猶能勉強久長則必濫淫然袁中即曰此說未融須云暫處約樂不能自制而沉於久處方精明書問△問安仁字常說是心安於仁然否夏九範曰安仁不是心安於仁蓋安仁若心便仁不知有仁若說心安於仁則把心與仁看作兩樣上同集註失其本心上大全雲峯胡氏曰仁義禮智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專得仁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必濫必淫大全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溢淫如水之浸濫又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又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去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無適不然蒙引云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不易所守上大全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深淺之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善去私意○內外遠近上大全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入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彼處或不能理惟仁者於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有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又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而右第二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處富貴貧賤而見人品之不

同仁兼人心事理言

○子曰惟仁者一燃犀解
云仁者胸中無一毫私意與太虛同為一揀能字有許多活動妙用在內終日好惡而本體不動分毫故曰能知新日錄姚菴菴曰人心體本有箇靈明權衡無毫髮爽者只緣一累於私所好所惡或徇愛憎毀譽而失其當耳惟仁者心體明淨瑩潔無纖塵蔽翳可好可惡的到面前一任其取而我無心焉無心之謂明無心之謂公無心之謂能能好能惡要深味

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字○惡如

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程子所謂大全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通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止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必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講述云程子所謂公正公是仁者無私心正是好惡當於理能字只是當理○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太公絕無私繫故算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蒙引云游氏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專一之詞至仁是念念全在天理上無惡是仁心為主則惡念自除△大全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知新日錄尤西川曰志仁無惡者心無二用志仁便無惡欲仁即仁也△衍明云瞿昆翁曰仁是天理即是善惡是人欲即是仁不仁△燃犀解云徐九一曰千年暗室一照即徐志者照心也吾人於此決幾惡自化去猛然一爐火自然點雪不容△同釐頭云雪庵上人曰下源既澄萬流皆清揭起慧燈竿若不夜孔明志仁無惡其肯如此塵魔作祟皆緣主人神不守舍念之念之△知新日錄表了凡曰志仁貴實要做聖賢的念頭△又

次顛沛則漸入細微矣

孔子之席不正不坐蔬食菜羹水飲侍食於君若祭先飲之類終食不違仁也陽貨遇諸塗而夫子對之不失其道造次顛沛於是也

微服過宋將死而易箒顛沛必於焉也△講述云遺仁應亡去亡言君子不也雖終食之間亦不違仁心不以終食不存也雖造次亦必於仁心不以造次不存也雖顛沛亦必於仁心不以顛沛不存也△但苟且大金朱子曰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正韻云苟且章卒也流離詩經流離之子朱註流離漂散也○取舍之分△大金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盛而無違缺之處存養愈

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於是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亡乎仁如

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此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

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

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益明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憂存養益盡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蒙引二集註所謂存養者兼勤也○右第○章圖通義蘇陽氏曰此章以取舍操存為仁道用功之地仁兼不心事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為仁之分做兩件亦勿著工夫說不仁也○堯非禮皆是△燃犀解云二者字指一人言求見有屬意非不見語與△存疑云好仁者非不惡不仁也然所知在仁善見夫仁之而好而欣慕愛樂之無終日在仁上未見夫不仁之乘間抵隙有以加乎其身而可惡者故不說惡不仁惡不仁則所好在仁也然仁却未能就為我得而不仁願在往乘間抵隙為我害故特惡之深惡痛絕而欲去故不說其好仁△知初日錄喜凡曰好仁惡不仁不是兩種人理欲不察並立好仁必惡不仁記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夫子未見之旨也

以尚之燃犀解云無以尚是舉天下無以加此仁△脈云尚言好到無以尚處實讓作天下之物無以尚主觀言曰無以尚之人多與不使加身混看誤認註物字認作物欲備意云不使加其身文林

實言云不使有絕之意加字當深字看△燃犀解云不使加正是為仁處且加者公仁乃身外之身所增加者也○大金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入德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加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尋常恁地知好惡底△又曰好仁者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極以尚之則其好

可移矣若說我好仁之却好財好色便是不好好仁惡不仁者知惡惡真惟恐惡具之及其身好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色惡惡具是已身上事非是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又曰瀨子明道是為仁孟子伊

川是惡不仁有能一見

燃犀解云能字乃果能此

道之能字一日以用力之

如言△揚明云一日自始

立志言有悔悟振作之意

用功不但好惡畢竟有勝

私克己工夫△知新且錄

尤西川曰欲仁即仁何力

不足之有人自不欲故夫

子以為未見△又申鹿曰

好而在即尚惡而唯加其

還是味用力△直解云若

有人焉當救固之餘雖悔

悟之念且奮然用力於

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

之決以守之居不仁之所

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

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

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

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

之事而不使少及於其身此有能

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

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

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猛精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可謂致於成德之地固未見有

力量不足做不將夫的集註且奮然圖解云註奮然一字最明為仁在已類流篇云為仁由已而

用人乎或欲之則上而為我欲之則下志之公錄五體大意至焉氣次焉固有一上揚明蓋其

之是旋轉之詞猶謂有用力而不足之人公錄云舊註蓋有為仁者蓋論今註不同我未之

見文林貫首云味見是未見力不足者此句重慨人之自棄△微言在春字曰我未之見與我未

見力不足者有別言人必當用力然後可驗其足不足今人既未嘗用力於仁則此用之而不足者

我固未之見也○大全慶

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

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

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

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

者之味見無非欲學者因

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

但我偶上知新目錄徐

君泉曰註中偶未之見字

恐非本真是深明仁所暴

為而莫之為○實用一之

理孔叢子云孟軻謂子思

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

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

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

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反履而歎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履而歎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息之也

息之也

息之也

息之也

趨利避害不至者乎在第六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而致歎惜之辭仁兼人心事

理言△蒙引云此章是勉進學者之詞

○子曰人之過一正解云人包君子小人言△楊明云人字重君子邊言過無心之失△熾岸解云

於字作從字黨訓類乃君子不同小人意△正解云觀過觀君子之過△揚明云仁指心之隱微言

知仁是就君子說△四書千百年眼陳伯玉曰觀字有設身處地之意△蒙引云此四句皆兼君

子小人而言而意重在君子△又云過以事言仁以心言△知新日錄姚承庵曰夫子見世皆以過

齊人而不察其心故曰△又黃葵峯曰此過字乃因理而致過當乃親黨之意仁則其心之厚處也

蓋人之過失有屬在父子之親者是因父子之黨而致過失也故觀其相隱處而父子天性本來之

厚可驗矣如孔子爲昭公諱周公諱使管叔皆其過處各爲君臣之義兄弟之親而其心之厚於君

不忍薄於其兄弟雖然可見此觀過知仁之說餘可類推△大全劉氏曰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

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知新日錄李士南黎白過有二項或

出於情不可過而卒然之際發之不覺失其節者如冉子爲公西華請粟伯魚母死期而猶思也

或此於情不得已而故以身任之以全天下之倫者如周公之於管叔孔子之黨魯是也集註○後

漢長祐上後漢書列傳五十四長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云園韻會云據俞縉切官屬

也以親故受汚上後漢書長祐傳云祐政唯仁間以身率物與有訢者輒閉門自責然後論其

道望之云吏人懷而不欺裔夫孫性大全齊夫小吏也私賦民錢漢書言其德漢書五百爲父

市置米市衣以進其父交得而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之使歸伏罪性慙悞請閉持衣自負祐解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云人雖有過一蒙引云詳集註人雖有過字即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于下句獨指君子

邊言△又云厚薄二字兼仁不仁也賢否二字又兼仁不仁也七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

章即其過失而致觀人之道仁以愛言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引云聞字兼行字言△揚

明云死可知者謂便死也

不妨非謂必死△行明云

重聞道不重夕死△大全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父

也夕死可知是不虛生也

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

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

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

亦不妨夕死可知只是說

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

又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

行之間箴恐知之或不真

取△又曰聞道不止知得

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

徹處△又潛室陳氏曰此

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

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

吳祐謂椽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

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

俟其有過而後

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

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

○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

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

○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

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知新日錄徐岩泉曰此聞不是淺淺聞見之聞其是見得真識得透若不聞道則一生在醉夢中却不在下此生雖老亦何為甚已不可不聞道也。△費路王龍溪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死可矣猶存未嘗生未嘗死也。△大全問朝聞道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為至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鶴林玉露天集下卷五云伊川論治渡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捨後如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

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助也矣。余謂惟達捨惟捨達是知捨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工夫捨則隨事自然如此。○生順死安大全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存順事沒吾寧也。△又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死生亦大莊子德充符篇云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石第人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因眾人不知求道而為教勸之辭。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揚明云士是從學之人志以向往言道是古今事物當然之理惡衣是不好衣服惡食是不好飲食。△微言哀了九日耻惡衣惡食不專為口體只計較豐約之心未忘故以不初入為耻。△知新日錄申甫曰士而耻惡衣惡食則所謂志道者名耳非誠志之也。△脉云只重一耻字志字淺看。△存疑云與議道猶云與適道夫與議道者必於道知所重瑣瑣外物不足以動之然後能至於道也。苟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是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未知所重也。與之議道亦終不能以有為矣。何足與議哉。△大全真西山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耻惡食。子路衣敝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此是不耻惡衣。右第九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即內外輕重而為微戒之辭。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文林貫百云這君子是聖人地位之於於字當應字看天下指天下之事言。△圖解云此君子是聖之時者之於天下猶言應酬天下也。△揚明云天下指境言不必添事字。無適也。然解云適如道路之適意之所之也。莫是凝滯而不通無是化而無之非禁而絕之也。△蒙引云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若從兩邊取便是于莫之執中矣。△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不祖不

引云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若從兩邊取便是于莫之執中矣。△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不祖不

好一邊意者不得雖是好一邊意亦甚須不得眼中不可若塵沙或若珠玉屑義之與此然犀
 解云義者事之宜比附合也是他心與義為一流出自然合符非我去比之切不可倒說此義公正
 解云惟義可則行義不可則止適莫一付無心而義即與君子比此君子虛應之妙也集註適專王
 也說文云適是偏於必為莫是偏於不為春秋傳左傳信公五年云晉侯使士蔣為一公子築蒲
 與蒲不慎直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魯晉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意必歸焉無戎而城歸
 必保焉冠帷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離之保不忠矣忠與敬何以事君君其修德而固
 宗土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九茸國二公誰適從焉首善長壽集
 其亂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之所誅為公所誅則固不為以事君故不
 知知新日錄適可也莫知新日錄凡曰以適為事主實為不意二字中各兼不可不意謝文以
 適為可莫為不可與註不同無可無不可微子篇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心無所住而一金剛
 經莊嚴淨土分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石弟子音圖
 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

○十日君子懷德文林貫言云君子小人以人品言△然犀解云懷非徒思念置之懷抱間有時
 刻不捨意德指天所賦與行道有得不同懷德不是好德是依其固有上即懷德之居凡意所便安
 之事皆足刑以刑亂君子決無貶刑但借國憲以自惕耳惠是恩惠小人愛之以德反不責德只
 指望些恩到他便好△講述云懷以念言此言君子小人立心不同懷德無所為而為善自不溺於
 所安懷刑有所畏而為善見利不敢貪得懷德已之有雖棄德不顧然亦正遷善捨惡也懷
 惠利人之有雖犯刑不顧則無所忌憚而肆惡矣見懷德懷刑之君子不同而懷德懷惠之小人亦
 異△蒙引云懷德之君子與懷刑君子固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與懷德之小人又一級△又云惠順

也便利也如見人有好田宅便思欲得其田宅見入好官爵便思欲得其官爵故懷惠為貪利
 云△知新日錄袁凡曰懷為思念君子思念道德固其宜也思念刑法生理難通故須者畏法畏
 者推而遠之存者思而全之同一懷字而兩處異解甚費力謂刑字當作儀刑看詩曰自解其刑之
 是也懷刑是見賢思齊之
 意士者已所有惠者人之
 所施懷德亦是懷已所有
 懷刑亦是懷人所施此章
 論君子△耶耶代醉編十
 三云君子懷刑先儒皆釋
 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
 可解而刑字亦難以法字
 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
 刑如儀式刑文主之德及
 刑子寡妻之刑又尚有典
 刑及百辟其刑之刑蓋
 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
 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
 之是懷耳樂金忠不
 樂金忠不

王上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
 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
 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
 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
 子之心果○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有所倚乎。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謂存其固有之
 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
 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
 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
 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氏

懷刑者安... 懷刑者安... 懷刑者安...

圖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 明君子小人嚮慕之殊

○子曰放於利... 燃犀解

云利不止貨財... 宜者皆是放後也... 途同其曲... 不在於利世... 皆自取之... 而遂則怨... 則怨悔人... 人不覺其... 路湛甘泉... 疚也何計... 自然矣乎... 不自得... 饒氏曰...

日放依也... 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 日欲利於己... 必害於人... 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不能以禮

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何有言... 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 然則其禮文雖... 具亦且無如... 之何矣... 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已

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 其位者可知... 謂可以見知

之實... 程子曰... 君子... 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 吾

西漢人傳見前漢書... 傳五十八儒林傳... 孔子十一世孫... 漢武帝博... 依也是說... 見古註... 多怨謂... 是朱子之註也... 朱子恐... 或者認... 為怨他人... 故云多取怨是為... 怨也

○子曰能以禮... 文林貫旨云... 就人君說... 禮是經國之典... 揚明云... 禮相尊卑... 上下之禮... 謙卑遜順... 說微言... 夏九範曰... 禮讓是連綿字... 不可說... 禮之讓... 講述云... 此為當時禮文... 繁盛... 禮犯... 凡多而發... 禮是品節... 讓是真誠... 恭遜... 所謂辭讓之心... 禮之實也... 如君尊臣卑... 是禮君不挾其尊... 蓋在... 抑畏之懷... 臣自安於卑... 絕無凌犯之念... 是讓...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類此禮讓為國... 言見之於身... 施之... 政... 凡舉動制度之間... 皆無... 毫忽慢驕惰之失... 則民感格於君... 之道誠自尊信於君... 之矩範... 安其... 分無敢踰越而治矣... 時說作土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 耕讓... 時行讓路... 只是影... 讓字... 未是如禮... 何... 言無讓便不成人... 禮文何以為國... 大全黃氏紹曰... 國之不治起於爭... 起於不讓... 而無禮使有禮... 則上下之分... 截然亂何從起... 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 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 爭何所生... 故曰能以禮... 讓為國何有... 微言... 王觀濤曰... 讓者君說... 只是不敢以驕恣自處... 一團... 航業的念頭... 如堯之允... 恭克... 讓是也... 人讓則百官... 萬民皆化於讓... 於讓於為國何有如禮... 何言無論為國... 即為禮且不足也... 蓋禮文... 雖具而實是已... 不在禮終不為我所管... 構我且無奈他何... 蒙引云... 此就有國者... 身之讓字... 不解... 實... 讓者禮之實也... 聖人只言禮讓... 便是指實心言... 讓者禮之... 大全王氏曰... 讓以心言... 故且... 禮之實... 第... 三章... 章圖通義... 鄱陽朱氏曰... 此章明禮貴有實而見於出治之本

○子曰不患無... 文林貫旨云... 患是思慮... 位是爵位... 燃犀解云... 患字... 指心上汲汲的念頭... 所以... 道... 德... 存疑云... 患所以立... 謂所以立乎... 其位者有... 能致君澤民之術... 皆所以立者

文林貫旨云... 所以立是所以立乎... 其位之具... 燃犀解云... 立是有所建監... 所以立是經綸的根... 道德存疑云... 患所以立... 謂所以立乎... 其位者有... 能致君澤民之術... 皆所以立者

可知也。文林貫首云。可知是。可以見知於人之實。然屏解云。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非可以致人之知。可知曰。為正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在己有以為之。蒙引云。不患無位。所以立此。其從在者。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泛指學者。本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遠作兩項。看為是。直解首云。此勉人以務實之學。都為學者。說家引分學。與在兩條人看。未是。知新日錄。卷一。凡曰。此誠為己之學。小曰。得位。而曰。立者。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是則所當深慮。而早圖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各不稱其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己。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又李南黎曰。對人之求位者。則曰。所以立。其實。君子求所以立之心。固不知。而之有無也。對人之求知者。則曰。為。可知。其實。君子求為可知之心。固不知。人之知與不知也。右節

十四 章圖通義 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子曰參乎。文林貫首云。道字虛下。一貫正是。指心之一理。言之字。指萬事。○圖解云。一是合一之一。非一件之一。其系心字。理字。體用字。貫是通。就在二上。看出渾成。語與推字不同。之字。指道。唯字。是指點。即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之字。指事物。存疑云。聖人之。一貫。言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畢照學。聖人者。譬如鏡。為塵垢所昏。必待磨。磨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一。路。又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下全體通磨。則鏡全體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大全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知新日錄。徐君泉曰。一貫不必謂。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止說得。以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具。至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聖聖事事物物。元貫於心。只從一心流出。及於君而見其忠。為及於親而見其孝。焉。及於鄉黨宗廟。朝廷而見其。恂恂便便。焉。如天極流行於天地之間。闢則為春。為夏。闔則為秋。為冬。而人物鳥獸。昆蟲草木。森列。

焉耳。若說一以貫。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豈心與理為兩物耶。必不然也。聖人則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謂一以貫。對待兩立矣。非也。○易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一以貫之道也。謂一以貫。則易先有箇一。四。而以一貫於其間。耶。不於勞。而且贅哉。△又九西川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吾道只是一。若說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矣。萬即一之萬也。△又申甫曰。一貫多說矣。安所措。衷。參。思。謂。道。是。箇。聖。門。學。脈。從。虛。廷。精。一。來。也。既。得。精。一。義。則。知。一。貫。矣。精。者。不。雜。之。謂。一。者。不。二。之。名。精。從。來。從。盡。煉。米。者。去。其。砂。礫。糝。糠。之。雜。則。此。米。純。然。潔。淨。歸。一。精。所。以。為。一。也。孔。門。之。一。亦。若。是。言。一。則。精。在。其。中。忠。恕。者。精。之。工。夫。所。以。為。一。也。人。心。惟。有。私。偏。間。之。則。雜。則。二。忠。恕。則。私。無。所。容。矣。故。曰。此。是。精。即。此。是。一。惟。至。一。者。能。貫。天。下。之。不。一。誠。統。天。下。之。道。也。△蒙。引。云。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一。字。更。讀。道。字。虛。說。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覺。路。薛。爾。壽。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一。只。虛。虛。說。是。一。件。三。說。俱。盡。蓋。一。字。乃。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了。如。何。貫。得。若。說。一。理。似。亦。是。一。件。道。理。之。意。據。本。文。吾。道。一。以。貫。之。道。即。是。理。則。一。字。乃。是。理。一。非。是。一。理。也。心。字。亦。屬。添。出。△大全朱子曰。對萬而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做底。都。下。做。一。理。會。不知。去。貫。箇。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得。便。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底。底。只。成。一。箇。獨。空。物。事。○五。燈。會。元。序。云。孔。聖。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釋。如。在。靈。山。拈。一。華。迦。葉。微。咲。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一。者。用。處。不。同。義。則。一。也。云。集。註。

渾然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虞夏之書渾渾爾然應曲當荀子卷四儒林篇云其持險變曲當註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直積力又荀子勸學篇云直積力又則入謂其積力之久大全新出門人文林貫旨云出是夫子論道之後最處于家門人是孔子的門人何謂是問何以就買得萬意夫子之道文林貫旨云道指一貫忠恕之推行即夫子所謂一貫△揚明云道字應上吾道道字不可指一貫忠恕而已大全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一貫是借此二字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其學者故以忠恕曉之△然犀解云忠恕總是箇真心就是一忠恕之真心運去就是貫而已矣二字是更無他訣意即唯字意△講述云一貫是言其理忠恕便是工夫要領一貫地位須從忠恕下手此以知曾子之實學矣△知新日錄高中云曰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而不言其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七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曰忠恕何以爲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有有數字而一義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言忠此理也非實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之學獨得其宗乃其於大學也幾及齊家便說藏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箇絮矩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一以貫之而何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也曰先儒以忠爲一以恕爲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曰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以恕之也語語既不登義亦纏繞且一者定理貫者虛位忠恕皆定理也安得以忠爲一以恕爲貫乎云△存疑云忠恕一貫當知其所同又當知其所異以心之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一理而應萬物言則曰一貫是其所異也心之實理即心之一理實理之應物即一理之貫萬

是其所同也△然犀解醒解何非鳴曰曾子只以忠恕解明夫子之道而一貫之旨自明忠恕極真心真心內完自思真心外運曰忠故曰一以貫之正不必推坎之深求之蓋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盡之則無盡曾子何見而謂真在于此非胸中洞徹無碍安敢爲此斷然之詞△焦氏續筆乘二云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群弟子之最少者孔子晚年得之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道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息則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同筆乘續集二云孔子曰主忠信信則人任之忠則人信之矣人人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不知其即爲道全無妄而更求自求成矣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貫之說如繫風捕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襲火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即火則終於饑而已忠恕之論燭也

註至誠無息中庸二十六章之語道之體也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忠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蒙引云此一之未應事時則爲體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爲用△又云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又云一本是體到貫處便有用萬殊之一本一大全朱子曰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太極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虫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虫草木之所得以生者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專言之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蒙引云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正如天上只一箇月地下

都有千澤萬沼遂高澤沼中就視之各各都有這一箇月而其實則總是天上一箇月而已此乃所謂一貫萬分者也一貫忠恕亦是如此又云萬殊一本四字在天地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道之用也本之所以萬殊也都從天地分上說然後方著一句云以此觀之可以貫之實可見矣中心為忠上大全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此也此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此而推之便是恕又慶源輔氏曰忠心為忠謂忠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蒙引云據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觀之則盡善之謂忠正是所謂發皆自盡者盡字不必十分著力只是實心○以已及物仁也上大全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又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入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友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遠道不遠上中庸十三章云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註遠去也言相去不遠非肯而去之之謂也忠者天道上大全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忠是未感而存於中者所以謂之天道忠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忠是隨事接應更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間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私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無私易本義云無私實理自然之謂程傳云無私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大本達道中庸一章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與達上大全東陽許氏曰此字指忠恕維天之命上此二句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也乾道變化上此二句周易乾卦象辭也上大全朱子曰維天之命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

又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七摘易一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下學上達意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有見上五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正言聖人之道而見傳授心法又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道首子形容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一為體貫為用學者之道忠為體恕為用忠以恕以貫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此章皆言體一用殊之妙○子曰君子喻于文林貫旨云君子是循理的人上程端蒙字訓云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義為利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是狗欲的人上燃屏解云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也

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功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也

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夫也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

兩喻字各有深入處惟獨知獨曉心有妙契不可信傳義字包得廣顯然天理固義即迹似私而心無所為亦義利字不止財利顯然人欲固利即迹似公而心有所為亦利△大全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平義則所習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朱子語類云喻義喻利只是二事如伯夷是節曰可以義也盜跖見節曰可以利也△陸象山年譜云淳熙八年先生四十二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為南康守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言其在此不覺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言

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時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其說先生書講義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亦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夫氣微冷而汗出揮扇集註喻猶曉也覺路姚開如曰喻字凡三見人學所藏於身不知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訓曉字不得此字之義舍生而取義一孟子

子告子上篇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辭也

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子曰見賢則揚明云見是心見凡尚論千古皆是△燃犀解云內自皆是微我恐內有潛消暗長之微而痛自刻責△蒙引云敬

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子曰君子喻於下學上達之義

義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

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此章之旨不同為老子不是有資意不意不善不善人善人之資此語亦未嘗詩經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存疑云此與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薛文清續讀書錄十二云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道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知新日錄申甫曰有若譽為已之心隨所見皆可取益△直解云夫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內自省則不流於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詩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

蒙引云不違者委曲承順必引之於善而後已也△燃犀解云幾諫即是敬故此即定又敬不違只不忤其親非再理前說之謂△有疑云違去也違是去仍舊幾諫△知新日錄李南察曰不違不怨皆所謂敬也此章與內則一蒙引云主內則而言則內則為重此章為表主此章而言則則此章為裏內則為表蓋相發明也微諫坊記云微諫不倦△所謂父母上所謂以下皆內則文有微此大起敬起孝內則正義云起猶更也△大全真西山曰起者驟然興起之意鄉黨州閭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熟諫正義云熟諫謂純熟勤而諫若物之成就然

○子曰父母在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

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及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詩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子曰父

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

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

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

○子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

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首云遊必有方。這遊是出於不得已。△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上句不遠遊。不字已說斷了。更無遠遊矣。遊字自是近遊。何待言耶。註中且已。則必至而無失。若遠遊如何。召之亦如何。召便必至。舊說遊必有方。作不得已。遠遊是。△古註鄭玄曰。方猶常也。△燃犀解張公亮曰。人子何能無遠遊。只是要體親心耳。不體親心。不遠遊。猶甚於遠遊也。△直解首引講錄云。問人子志在便懸。孤矢有志。四方豈能如鹿豕之相聚而不離者。即如夫子周流其遊。何其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群弟子之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方。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晦菴子解此處。為盡人子父母之情。真是良士心。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也。**集註**定省記曲禮云。凡為人子之禮。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上之思親。不。行明云。註恐親之念。我意重。已思親意輕。右第十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行役之當然。

○子曰三年無**集註**已見首篇等而為第十十章。遠字重云。遊。不。切矣也。右第二十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行事之當然。

○子曰父母之年。一圖解云。年。非徒年數之年。乃親身消長旺衰之年也。知非徒知年之多寡。是時時察於心。喜是樂其康寧。而乘時以致孝者。不。容。已。懼是懼其衰老。而先時以致孝者。不容後。脈云。重。知字下。句。俱。根。知字。來。知字。非徒知年。多少。乃時時思於胸中也。△蒙引云。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日。養。不。以。三。瓜。換。鳴。呼。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不忘也。△愛日揚子法言。至孝。備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大全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慎字。旨意深切。△又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慎來日之無多。痛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又呂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也。△燃犀解云。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一親之壽。忽如過隙。故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孝子欲

養而親已速也。推牛而祭。其木如雞豚。親存也。右第二十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子事親愛日之誠。△脉云。此章欲人子及時奉養。章。

○子曰古者言。揚明云。古者對今人言。此二字有追想感慨意。出。是。不。輕。發。非。織。口。不。言。也。耻。躬

正解云。躬。身。行。△問答云。問。不。且。不。踐。而。且。不。逮。何也。徐玄扈曰。不。且。不。踐。而。且。不。逮。乃。不。逮。行。非。不。逮。言。也。△諸說辨斷。沈無回曰。耻字。只作怕字看。△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節當與為之難言之得無。認。參。看。彼。重。在。難。字。此。重。在。耻。字。今之能言者。莫不自以為勝於古之人。而不知古人非不能言也。耻之而不言也。非必直行不逮。而後耻也。方其欲言之時。而省其不能行。所言也。取歉然以為耻。矣。故言之不

出而逸。○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其半也。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出非制之於言也制之於心也今之能言者亦無所制也

章圖通義都陽朱子曰此章因論言而行而見世俗之衰

○子曰以約一燃犀解云

約字只就吾身言行上有制節謹度之意此中自有至能主宰定則一定百定故鮮矣又艾千子曰約亦未必不矣但鮮耳須在鮮失上著神不必痛發約字△知新日錄湛耳泉曰何謂約也約以禮也禮也者理也天理之謂也心存天理約之至也世之欲敗度縱敗禮皆失約者之所為也△又徐若泉曰約之以禮釋以反說約都從根本上做工夫學者工夫能約到心上來自是止過矣訓儉約恐不然△講述云一說約即約之以禮似又添一層蒙引謂約未必皆中庸亦與約意此說未必然蓋約是收斂其心在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

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

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

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

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

故事無失略與志仁無惡一般△大金朱子曰這約字只與凡事自收斂右第二十三章章圖通義

○子曰君子欲一蒙引云欲君子自欲也△揚明云欲是心中要如此謂是遲鈍而言難出口敏是

急速而行恐不逮△燃犀解云重欲字願言願行其當境也寡寡悔其期許也玩而字重敏行不取

乎看△脉云訥有收斂得密意敏有乾健不息△大

全或問言慎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慎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禮

記緇衣篇云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說

之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守以成其信則名不

得大其表而小其里

第二十四章章圖通義都陽朱

論語卷之二終

子曰此章明言行之當然

○字曰德不孤揚明云德即本來真心之德不孤不至孤此無偶必有次斷之詞是左以類聚之謂。△大全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隣以事言。△問隣是朋類否自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亦人之德亦自有類。△講述云德必有隣夫子道其常以勉人脩德耳若夫有德之士遐世不見知舉世無同者亦豈盡無哉不見知於當時必見知於後世亦是隣處。△杜靜亭筆記云必有隣即言言不孤也不作兩件看。△燃犀解李太青曰人而不同好等一念耿耿相親舜所居十年成聚三年成都孔子尼山布衣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此不孤之大者其次鄉國善士以至丁介皆有友友水流濕火就燥莫知其然而然也。右第二十五章章圖通義鄒陽朱子曰此章明同類感召之機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游曰事蒙引云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自有當當以義而進止焉。△揚明云事君是諫君辱指羞辱言勿說到貶斥去。△文林貫言云辱有貶斥刑裁意。△燃犀解云數煩數也或言語之瑣屑禮文之煩濫求請之無厭皆是。△朋友數。△揚明云疏王陳瀾言勿說到絕交去。△註諫不行則知新日錄李南豹曰諫中諫不行則去道不納則止原非正意求榮求親句未安此謂人之進言於君友者當量其量言之机而後言則言者無罪而听者有益不然徒煩數於口舌之間則必至於取疎辱以成君友之過吾身之榮辱親疎不足論而至於成君友之過則進言者與有罪矣。是以求榮。△微言。△袁九曰臣之諫友之諍皆道理當然求榮求親非子游本意。右第二十六章章圖通義鄒陽朱子曰此章明事君事友之道而主乎見机之機。

